



人的破碎与 灵的出来

ABSTRACT

该书根据约翰福音、罗马书、哥林多前后书、加拉太书和希伯来书，强调信徒要破碎外面的人（天然的人），好使信徒里面的灵能被释放出来。

本书说到基督的仆人需要学习的一个基本的功课，就是被主破碎外面的人，好让灵能够出来。惟有出乎灵的工作，才是神所要的工作；也惟有破碎外面的人，才能让灵自由的工作

人的破碎与灵的出来

The Breaking of the Outer Man and the Release of the Spirit

作者:倪柝声 (Watchman Nee)

1948

正文 内容提要与读经.....	2
正文 第一篇、破碎的紧要.....	4
正文 第二篇、未破碎与破碎后.....	8
正文 第三篇、手中的事.....	15
正文 第四篇、如何认识人.....	20
正文 第五篇、教会与神的工作.....	26
正文 第六篇、破碎与管治.....	33
正文 第七篇、分开与启示.....	39
正文 第八篇、印象与灵的情形.....	46
正文 第九篇、拆毁后柔软的情形.....	51

本书说到基督的仆人需要学习的一个基本的功课，就是被主破碎外面的人，好让灵能彀出来。惟有出乎灵的工作，才是神所要的工作；也惟有破碎外面的人，才能让灵自由的工作。

读经：

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：“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；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”

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至十三节：“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，甚至魂与灵，骨节与骨髓，都能刺入剖开，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，都能辨明。并且被造的，没有一样在祂面前不显然的；原来万物，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，都是赤露敞开的。”

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三至二十四节：“时候将到，如今就是了，那真正拜父的，要用心灵和诚实拜祂，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祂。神是个灵；所以拜祂的，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祂。”

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一至十四节：“除了在人里头的灵，谁知道人的事；像这样，除了神的灵，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。我们所领受的，并不是世上的灵，乃是从神来的灵，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。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，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，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，将属灵的话，解释属灵的事。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，反倒以为愚拙；并且不能知道，因为这些事惟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。”

哥林多后书三章六节：“祂叫我们能承当这新约的执事；不是凭着字句，乃是凭着圣灵；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，圣灵是叫人活。”

罗马书一章九节：“我在祂儿子福音上，用心灵所事奉的神，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的题到你们。”

七章六节：“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，现今就脱离了律法；叫我们服事主，要按着心灵的新样，不按着仪文的旧样。”

八章四至八节：“使律法的义，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，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。因为随从肉体的人，体贴肉体的事；随从圣灵的人，体贴圣灵的事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；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；原来体贴肉体的，就是与神为仇；因为不服神的律法，也是不能服。而且属肉体的人，不能得神的喜欢。”

加拉太书五章十六节：“我说，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。”

二十二至二十三节：“圣灵所结的果子，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；这样的事，没有律法禁止。”

二十五节：“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，就当靠圣灵行事。”

（以上所引圣经中的“心灵，”按照原文都可译作“灵。”）

每一个事奉神的人，迟早都会发现，拦阻他工作的并不是别人，正是他自己。每一个事奉神的人，迟早也都要找出，他外面的人和他里面的人不一致，里面的人是倾向一个方向，外面的人是倾向另外一个方向。每一个事奉神的人，迟早都要感觉，他外面的人不能顺服灵的管理，不能按着神最高的命令去作。每一个事奉神的人，迟早总要找出，他工作最大的难处就在他这个外面的人，这个外面的人就是拦阻他使用灵的。本来每一个事奉神的人，都能使用他的灵，都能使用灵与神同在，用灵认识神的话，用灵摸人的情形，用灵将神的话送出去，也能使用灵摸着和接受神的启示，但是，因着这个外面的人的打扰，就不能使用灵。许多事奉神的人不能作基本的工作，就是因为他外面的人没有在基本上受过对付。这个基本的对付一缺少，结果就不可能作基本的工作。任何的奋兴、任何的热忱、任何的苦求，都变作白花工夫。只有这个基本的对付，才能使我们在神面前作一个有用的人。

里面的人与外面的人

罗马书里面有一句话：“按着我里面的人，我是喜欢神的律。”（七 22。）我们里面的人，是喜欢神的律的。以弗所书也给我们看见：“藉着祂的灵，叫你们里面的人的力量刚强起来。”（三 16，照原文另译。）保罗在别的地方也给我们看见：“外面的人虽然毁坏，里面的（人）却一天新似一天。”（林后四 16，照原文另译。）圣经把我们人分作里面的人和外面的人。神所住的那个人是里面的人，神所住的那个人之外的人是外面的人。换句话说，我们这个人的灵就是里面的人，一般人所感觉得到的人就是外面的人。我们里面的人是穿上了一个外面的人，好像穿上了一件衣服一样。神将祂自己摆在我们里面，神将祂的灵摆在我们里面，神将祂的生命、能力都摆在我们里面，乃是摆在我们这个里面的人里面；在这个里面的人的外面，有我们的思想，有我们的情感，有我们的意志；最外面有我们的身体，有我们整个肉体。

我们要知道，一个人能为神作工，就是他里面的人能出来。里面的人不能冲过外面的人而出来，这是事奉神的人基本的难处。里面的人要出来，必须冲过外面的人。所以，我们在神面前必须认准，我们工作的第一个难处不是在对方的人身上，而是在我们自己身上。我们里面的人是一个受监禁的人，像关在监牢里一样。我们的灵就像被罩子罩着一样，不容易出来。如果我们没有学习怎样让我们的灵冲过外面的人而出来，我们就不能工作。没有一件东西能拦阻我们，像这个外面的人一样。我们的工作能不能有果效，就是看我们外面的人有没有被打碎，让里面的人经过这个破碎的外面的人而出来。这是基本的问题。主要拆毁我们外面的人，让里面的人有一条路出来。里面的人一出来，许多的罪人都要蒙福，许多的基督徒都要蒙恩。

死与结子粒

主耶稣在约翰十二章告诉我们：“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；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”生命是在麦子里面；麦子的外面有一层壳子，相当厉害的壳子；这一层壳子一天不裂开，麦子一天不能生长。“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”这个死是甚么？就是地里面的温度、水分等等所起的作用，使这个壳子裂开。壳子裂开了，然后麦子才能长出来。所以问题不仅是里面有没有生命，并且是外面的壳子有没有裂开。这段圣经的下文又说，人如果爱惜自己的生命，就要失去生命；人如果恨恶自己的生命，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。主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：外面的壳子就是我们自己的生命，里面的生命就是祂所给我们的永生的生命。如果要让里面的生命出来，外面的生命就非损失不可。外面的不破碎，里面的就出不来。

在全世界的人中间，有一班是有主生命的人。在这么多有主生命的人中，有两种不同的情形：一种是生命受限制，生命受监禁，生命受包围，生命不能出来的人；一种是主在他身上打通了一条路，生命从他身上能出来的人。今天的问题，不是我们怎样才可以得着生命，乃是怎样才可以让生命从我们身上出来。我们说需要主破碎我们，这并不是一种说法，也不是一种道理，乃是我们这个人应当被主破碎。不是主的生命不能遍满全地，乃是主的生命被我们锁住了！不是主不能祝福教会，乃是主的生命被锁在我们里面，被监禁在我们里面，没有路出去！外面的人不被破碎，我们永远不能变作教会的祝福，我们也不能盼望世人能从我们身上蒙神的恩！

玉瓶要打破

圣经告诉我们，有真哪哒香膏。神的话特意把“真”字放在里面，是真哪哒香膏，实实在在是属灵的。但是玉瓶不打破，真哪哒香膏就不能出来。希奇！许多人还在欣赏玉瓶，觉得玉瓶比香膏更值钱，许多人还以为他外面的人比里面的人更可宝贵。这是在教会里的难处。你宝贵你的聪明，以为你自己是了不起的人；他宝贵他的情感，以为他自己是了不起的人；许多人宝贵他的自己，觉得自己比别人好得多，口才比别人好，作事比别人快，下的断案比别人准。…但是，我们不是玩古董的人，我们不是欣赏玉瓶的人，我们乃是要闻着香膏的人。外面的不破碎，里面的就出不来；这样，不只我们自己没有路走，并且连教会也没有路走。所以我们不能一直那样的宝贵自己。

圣灵并没有停止祂的工作，圣灵在许多人身上都没有停止祂的工作。一个遭遇再来一个遭遇，一件事情再来一件事情，这些圣灵的管治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要打破我们外面的人，就是要拆毁我们外面的人，让我们里面的人能彀冲得出来。但是我们的难处就在这里：我们稍微受一点难为就不平，稍微受一点挫折就发怨言。主是在那里豫备一条路要用我们，但主的手刚在我们身上摸一下，我们就不乐意，甚至就和神闹意见，就消极。自从我们得救到今天，主多次多方的作工在我们身上，目的就是要拆毁我们这个人。不管我们知道也好，不知道也好，主的目的总是要拆毁我们这外面的人。

宝贝是在瓦器里，但是谁需要你的瓦器？教会所缺少的是宝贝，不是瓦器；世人所缺少的是宝贝，不是瓦器。瓦器如果没有打破，谁能看见里面的宝贝？主在我们身上所作的事到底为着甚么？就是在那里打破我们这个瓦器，打破我们这个玉瓶，要把我们的外壳打

破。主盼望在属乎祂的人身上能有一条祝福的路通到世界去。这是一条祝福的路，也是一条有血迹的路，的确是有血在那里，有伤痕在那里。这个外面的人的破碎是何等的紧要。因为如果不是这样，就绝对没有工作。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主，为着事奉主，我们就得豫备被破碎。我们在这里不能放松，不能保留自己，要让主把我们这个外面的人完全破碎了，让主的工作有路可以出去。

我们每一个人都得替自己找出来，主在我们身上到底有甚么用意。有一件非常可惜的事，就是有许多人，主在他身上作甚么事，有甚么用意，他自己不知道。但愿我们每一个人能找出到底主对于我有甚么用意。当主开我们的眼睛的时候，我们就看见，我们一生一世所经过的事，每一件都是有意义的。主没有白作一件事。当我们明白主的目的是为着要破碎我们外面的人，我们就很明显的看见，每一件的遭遇，都是有意义的，都是主在那里要达到同一个目的，就是要拆毁我们这个人，要打碎我们这个人。

但是，有许多人，主的手还没有动，他已经不乐意了。我们要知道，主所已经给的那些经历，主所已经给的那些困难，主所已经给的那些遭遇，都是为着我们最高的好处。我们不能盼望主给更好的，这已经是最好的了。如果有人到主面前去求主，说，“主阿！请你让我拣选一件最好的；”我们相信主要告诉他说，“我所给你的就是最好的；你每天遭遇的，就是你最高的好处。”主为我们安排的一切，目的就是要拆毁我们外面的人。我们外面的人被拆毁，灵能彀出来的时候，我们才有使用灵的可能。

破碎与时间

主是用两种不同的举动来破碎我们外面的人，一种是积蓄的，一种是忽然的。有的人，主给他一个忽然间的拆毁，后来逐渐逐渐的再拆毁他；这是忽然的在前，积蓄的在后。有的人，是天天都有遭遇，天天都有事情，到有一天，主忽然给他一个大的拆毁；这是积蓄的在前，忽然的在后。一般人的被拆毁总是这样，不是先忽然，后积蓄，就是先积蓄，后忽然。一般说来，路走得正直的人，主也总得花几年的工夫在他身上，才能作成拆毁的工作。

这个时间，我们不能叫它缩短，却能叫它拖长。在有的人身上，经过几年的工夫，主能彀作成这个工作；但是，在有的人身上，可能过了十年、二十年，这个工作还没有作好。这是一件严肃的事！没有一件事更可怜过于浪费神的时间。许多时候，教会不能蒙福，是因着我们！我们的思想能传道，我们的情感能鼓动人来传道；但是，我们不能使用灵，神不能藉我们用祂的灵来摸着人。这样，我们把时间拉得太长，损失就非常大。

所以，如果我们从前没有一次彻底的奉献，我们盼望现在能彻底的将自己奉献给主，说，“主！为着教会的前途，为着福音的前途，为着你的路，也为着我个人的生命，我把我自己无条件、无保留的交在你手里。主！我乐意把我自己交在你手里，我乐意你从我身上打出一条路来。”

十字架的意义

我们一直听见十字架，十字架，也许听得很熟了；但是，究竟甚么叫作十字架？十字架的意义，就是破碎外面的人。十字架是使外面的人死了，是使人的壳子裂开了。十字架要把你外面的人的一切都毁了，要把你的意见毁了，要把你的办法毁了，要把你的聪明毁了，要把你的自爱毁了，要把你的一切都毁了。你外面的人一被拆毁，你里面的人就能出来，你的灵就能被使用。这条路是清楚的，是非常清楚的。

我们外面的人一被拆毁，我们的灵就容易出来。像有一位弟兄，认识他的人都承认，他是一个思想非常好，意志非常强，情感非常冷、非常深的人。可是遇见他的人，总觉得是遇见他的灵，不是遇见他那刚强的意志、聪明的思想、又冷又深的情感。人每逢与他交通的时候，是遇见一个灵，一个干净的灵。缘故在那里？就是因为他这个人是被拆毁过的。又有一位姊妹，认识她的人都知道，她是非常快的人，思想快，说话快，认罪快，写信快，撕信也快。可是遇见她的人，不是遇见她的快，而是遇见她的灵。她这个人是被拆毁过的。外面的人被拆毁，这是基本的事。我们不能一直保守我们的缺点，不能叫主在那里对付我们五年、十年，还是同样的味道。我们总得让主从我们身上打出一条路来。这是主对我们基本的要求。

不能拆毁的两个原因

为甚么有的人经过多少年的对付，还是那么一回事呢？有的人意志强，主能把他拆掉；有的人情感强，主能把他拆掉；有的人思想强，主也能把他拆掉；但是，为甚么有的人已经有这么多年了，还是没有被拆掉？我们相信有两个最大的原因：

第一，是因为他们住在黑暗里，他们看不见神的手。神在那里作，神在那里拆毁，他们并不知道是神作的。他们缺少光，他们没有活在光里面。他们所看见的只是人，他们只看见人和他们作对；他们只看见环境，以为环境太坏，所以总是怪环境。但愿神给我们一个启示，看见这是神的手，跪下来对主说，“这是你，这是你，我接受。”我们至少得认识那对付我们的手是谁的手。至少要认识那对付我们的手，不是世人，不是我们家里的人，不是教会里的弟兄姊妹，乃是神的手。是神对付我们。我们要学习像盖恩夫人那样跪下来亲那只手，宝贵那只手。这个光我们总得有，我们必须看见，凡是主所作的事，我们就接受，就相信，因为主所作的事不会错。

第二，是因为他们太自爱。自爱是被人拆毁的一个大拦阻。我们必须求神除去我们爱自己的心。当神要把我们那个自爱的心除去的时候，我们要敬拜着说，“主阿！如果这是你的手，就让我从心里接受。”我们要记得，所有的误会，所有的不平，所有的不满，只有一个原因，就是我们私下的自爱。因着我们私下自爱的缘故，所以我们在那里想法子拯救自己。这是极大的难处。许多时候发生问题，就是因为我们又在那里想拯救自己。

上了十字架而不喝苦胆调醋的人，才是认识主的人！许多人勉强上了十字架，还是想喝苦胆调醋来减轻他的感觉。凡说“我父所给我的那杯，我岂可不喝”的人，就不喝苦胆调醋的杯。他只喝一个杯，不喝两个杯。这样的人是完全不自爱的人。自爱是基本的难处。

但愿主今天在我们里面说话，但愿我们能祷告说，“我的神阿！我看见了这一切都是出乎你。过去这五年，过去这十年，过去这二十年，我所有的路都是出乎你；你这样作，没有别的，就是要达到你的目的，好使你的生命能从我身上活出来。但是，我愚昧，没有看见。我因为自爱，作了许多事来拯救我自己，所以耽误了你的时间。今天我看见你的手，我愿意将我自己奉献给你，我再一次将我自己交在你的手里。”

盼望看见创口

没有人能像一个被打碎的人那样美丽。一个刚硬的人、自爱的人，被神打碎了之后，就显得美丽。我们看旧约里的雅各，他在母腹里就已经与哥哥相争，他是一个调皮、诡诈、多计多谋的人。可是，他的一生充满了痛苦，少年时就逃到外面去，二十年之久受拉班的欺骗，心爱的妻子拉结中途死掉，心爱的儿子约瑟被卖掉，过了多少年，便雅悯又被扣留在埃及，他接二连三的被神对付，他遭遇了许多不顺利的事。他一次被神击打，两次被神击打，可以说雅各的历史就是被神击打的历史。雅各经过神多次的对付，他这个人改变了。到他末了的几年，他真是明亮得很。他在埃及回答法老的话是多么庄严。他临终的时候，扶着杖头敬拜神，是多么美丽。他为他的儿孙们祝福，是多么清楚。我们读他末了的一段历史，我们要低下头来敬拜神，在这里有一个人成熟了，在这里有一个人是认识神的。雅各经过几十年的对付，他的外面的人被拆毁了，到他老年的时候，我们看见了一幅美丽的图画。我们各个人多少都有一点雅各的性情在身上，或许不只有一点，乃是有不少。我们就是盼望主在我们身上打出一条路来，把我们外面的人拆毁到一个地步，让里面的人能出得来、能看得见。这是宝贵的事，这就是事奉主的人的路。是这样，我们才能事奉；是这样，我们才能带领人到主面前去；是这样，我们才能带领人认识神。其余的，没有多大用处，道理没有多大用处，神学没有多大用处。光有圣经的知识有甚么用？只有神能从他身上出来的人才有用。

我们外面的人被击打、受对付，经过各种的遭遇，留下创口在我们身上，留下伤痕在我们身上，就能让里面的灵从我们身上出来。我们怕遇见有的弟兄、有的姊妹，整个人还是完整的，从来没有受过对付，从来没有改变过。求神怜悯我们，把这条路清楚的摆在我们面前，给我们知道这是惟一的路，没有第二条，并且也给我们看见，主在过去这几年、这十年、这二十年，在我们身上所有的对付，都是为着这个，目的都在这里。所以，没有一个人能轻视主在我们身上所作的。愿意主真是给我们看见，甚么叫作外面的人被拆毁。外面的人如果不被拆毁，所有的都是在头脑里，都是在知识里，那就没有用。盼望主给我们一个彻底的对付。

正文 第二篇、未破碎与破碎后

外面的人的破碎，乃是每一个事奉神的人基本的经历。神需要把我们外面的人破碎了，才能使我们为祂作出有效的工作。

一个事奉神的人在他作工的时候，有两个可能发生：第一个可能是因着他外面的人没有被破碎，他的灵不动，他的灵出不来，他的灵发不出能力，而是他这个人的思想或者情感在那里作工。他是一个聪明的人，他的思想在那里作工；他是一个热情的人，他的情感在那里作工。这样的工作，不能使人遇见神。第二个可能是因着他外面的人没有被分开，他的灵出来的时候披着思想而出来，或者披着情感而出来，这就是搀杂、不干净。这样的工作，使人在经历的时候也会有搀杂、不干净。以上这两种情形，都使我们不能好好的事奉神。

“叫人活着的乃是灵”

我们如果要作有效的工作，有一件事是我们必须有一次基本的承认的，就是“叫人活着的乃是灵。”这个问题，我们今年不解决，明年也得解决；我们信主的第一天不解决，十年之后也得解决。我们迟早总得承认这个事实。有许多人需要被带到山穷水尽的地步，需要在工作上只有虚空的成就，结果才知道许多的思想都没有用，许多的情感都没有用。思想无论能得着多少人，情感无论能得着多少人，结果都没有用。我们迟早都要承认：“叫人活着的乃是灵。”只有灵能叫人活；就是你自己最好的思想也不能叫人活，就是你自己最好的情感也不能叫人活。人只能因着灵而活。主说的话总是事实。能毅叫人活的乃是灵。许多作主的工的人，经过了很大的痛苦之后，经过了许多的失败之后，才真的看见这个事实。因为叫人活的乃是灵，所以只有让灵出来，罪人才能得重生，只有让灵出来，信徒才能得建立。重生是灵传递生命叫人得生命，建立是灵传递生命叫信徒得建立。没有灵就没有重生，没有灵就没有建立。

有一件事是最奇妙的，就是神没有意思要将祂的灵和我们的灵分开。在圣经里有许多地方不能分别那个灵字是指着人的灵说的，那个灵字是指着神的灵说的。这件事，许多精读希腊文的人都没有法子分别。历代以来，所有繙译圣经的人，从德国的路德，英国钦定本的译者，一直传下来，都没有法子确定新约里面这么多次的灵字，到底那些是指着人的灵说的，那些是指着神的灵说的。

罗马八章恐怕是圣经里面用到灵字最多的一章；有谁知道在罗马八章里有多少灵字是指着人的灵说的，有多少灵字是指着神的灵说的呢？繙译圣经的人，译到罗马八章，只好让人自己去看，是指人的灵或者是指神的灵。英文圣经繙译“勒纽玛”（“灵”）这个字，有的大写，有的小写，许多种译本都不同，没有一个人的意见可以作为定论，因为圣灵和人的灵实在没有法子分。我们得着新的灵时，也得着神的灵；我们人的灵从死里活过来的时候，也就是我们得着圣灵的时候。我们说圣灵是住在我们的灵里，但是我们要分甚么是圣灵，甚么是我们自己的灵，就不容易分。圣灵和我们的灵是有分别，但是不容易分开。所以，灵的去不只是人的灵出去，灵的去也就是圣灵藉着人的灵出去。因着圣灵和人的灵是合而为一的，所以我们在名词上虽然可以分别圣灵和人的灵，但是在事实上就没有法子分开。灵的去是人的灵出去，也就是圣灵出去。人摸着你的灵也就是摸着圣灵。你如果能使人摸着你的灵，感谢神，神的灵也给人摸着了，你的灵把神的灵带到人中间去了。

神的灵工作时，要用着人的灵把祂背出去。就如：电灯的电并不像天上的闪电那样走法，电灯的电是藉着电线走的。今天不只有电力，并且有电线，是电线背负这个电力，在物理学上称它作电荷，荷的意思就是背负。你如果使用电，就需要有电线来荷它，背它。神的灵也是这样，祂要使用人的灵来荷圣灵，藉着人的灵把圣灵带到、背到人中间去。

每一个人蒙恩以后，都有圣灵住在他的灵里。一个人能被主用和不能被主用，分别不是在他的灵，分别乃是在他外面的人。有的人的难处就是他外面的人没有被破碎，在那里没有一条血迹的路，在那里没有创口、没有伤痕；结果，神的灵被拘禁在人的灵里，没有法子出去。有时候，我们外面的人动了，里面的人没有动；仅仅是外面的人出去，而不是里面的人出去。

几个实际问题

我们从几个实际问题来看。像讲道，许多时候我们在那里讲，很热切的在那里讲，真是讲得好，头头是道，但是有一个难处，就是里面是冷冰冰的，想感动别人，却感不动自己。外面的人在那里作，里面的人不加进去，外面的人和里面的人不一致，外面的人和里面的人不统一，外面的人热，里面的人却是冷冰冰的。我们能对人说，主的爱多大，但是我们里面一点没有感觉。我们能对人说，十字架的苦难多惨，但是我们回到房间里去会笑。这种情形真是没有办法。原因是里面的人和外面的人不统一，外面的人在那里作工，里面的人根本没有动。这就是上面所说的第一种的情形。是思想在那里作，不是灵作；是情感在那里作，不是灵作；是外面的人在那里动，里面的人没有动。好像外面的人在那里表演，里面的人在那里参观，外面的人是外面的人，里面的人是里面的人，两个不一致。

另外有一种情形，就是里面的人非常热切，里面要喊，但是说不出来，说了半天好像是兜圈子。里面越急，外面越冷，一直要说，说不出来。看见罪人，里面巴不得哭一场，但是哭不出来。里面有一个迫切的心，上讲台的时候要喊出来，但是外面不知道说到那里去了。这种情形，使我们感觉痛苦。这也是因为外面的人没有被破碎，里面的人就不能出来。外面的壳子还在身上，外面不听里面的指挥。里面哭了，外面不哭；里面难受，外面不难受；里面充满了意思，外面的思想不给你传出去。里面有感觉而冲不出去，灵没有办法冲过外面的壳子。

这些情形，乃是外面的人没有被破碎时的情形：或者是灵不动，外面的人动；或者是灵动，外面的人把灵拦阻了。所以，外面的人的破碎乃是每一个学习事奉神的人的第一个功课。每一个事奉神的人基本的学习，就是要叫里面的人能彀通过外面的人而出来。每一个真实被神用的人，乃是外面的思想不单独行动，外面的情感不单独行动，而是里面的要出来的时候，外面能让它出来，灵能从外面的人冲出来达到人身上。这一点我们如果没有学会，我们在工作上的功效就有限得很。盼望神把我们带到外面的人被破碎的地步，盼望神指引我们一条路，使我们知道怎样能彀在主面前成为一个破碎的人。

一个人一被主破碎，自然而然再没有表演的事了。外面很热闹，里面不动，这样的事没有了。是里面有感觉，里面有话，外面就作。也绝没有里面要哭，外面不哭的事；绝没有

里面有意思，外面在那里绕圈子，一直说不出来的事。思想的贫穷不会发生，两句话能说出来的，不必用二十句话来说。思想会帮灵的忙，思想不会挡住灵。情感也是一个很硬的壳子，许多人要喜乐不能喜乐，要哭不能哭，外面的人不听他的话。主如果藉着圣灵的管治或者光照，把我们外面的人重重的击打一下，我们感觉喜乐就能喜乐得出来，我们感觉忧伤就能忧伤得出来，我们里面的灵就能很自由的出来，一点不受拦阻。

外面的人的破碎，使灵能自由的出来。灵自由的出来，不只在工作上有用处，也在我们个人的生活上有用处。灵如果能出来，我们就能继续不断的与神同在。灵如果能出来，我们就自然而然会摸着圣经里面默示的灵。灵如果能出来，我们也就自然而然能用我们的灵来接受启示。灵如果能出来，就自然而然当我们作见证的时候，或者传说神话语的时候，用神的话来服事人的时候，就是作话语的执事的时候，我们就有能力用我们的灵将神的话送出去。还不只，如果灵能出来，自然而然我们能用我们的灵去摸别人的灵。一个人来到我们面前说话的时候，我们的灵能把他测量出来，他是甚么种的人，他是甚么种的态度，他是甚么种的基督徒，他的需要是甚么。我们的灵能摸着他的灵。我们的灵如果是自由的、释放的，就自然而然别人也很容易摸着我们的灵，我们的灵很容易给人摸着。有的人，我们只能遇见他的思想，只能遇见他的情感，只能遇见他的意志，却摸不着他的灵。有的人，我们和他谈三个钟头，我们是基督徒，他也是基督徒，但是摸不着他。他外面的壳子很厚，别人没有法子摸着他里面的情形。外面的人的破碎，能使灵流露，能使人敞开。我们的灵敞开，就容易被人摸着。

出去与回来

外面的人如果能破碎，自然而然的灵就能继续不断的在神面前。有一位弟兄信主第二年的时候，就读劳伦斯着的“与神同在”那本书。读了之后，感觉非常痛苦，因为劳伦斯能继续不断的与神同在，能一直享受神的同在，但是他不能。那时他和另外一位弟兄就定规，每一个钟头有一次祷告。为甚么这样作呢？因为圣经有话说，要常常祈求，他们就改作时时祈求。他们每一小时都祈求一下，每一次听见敲钟就祷告一下。他们因为一直觉得不能维持神的同在，所以只得尽量多回到神面前来。好像作事的时候人出去了，需要赶快回到神面前来；读书的时候人也出去了，需要赶快回到神面前来。不回来就变作整天出去了。他们常常祷告，礼拜天整天祷告，礼拜六半天祷告，这样一直维持了两三年。然而难处在这里：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是感觉神的同在，可是一出去就失掉了。这不仅是他们的难处，也是许多基督徒的一个很大的痛苦。这是靠着人的记性来一直维持神的同在。这一种的与神同在，是记得的时候就有同在；一忘记，同在就没有了。这一种用记性来维持神的同在，是愚昧的，因为神的同在是在灵里，不是在记性里。

要解决与神同在的问题，就得先解决外面的人破碎的问题。我们的情感和神是不同性质的东西，不能联在一起；我们的思想和神也是不同性质的东西，不能联在一起。约翰四章给我们看见，神的性质是甚么，神是个灵。只有我们的灵和神是同性质的，只有我们的灵才能和神永远和谐。所以我们如果是用思想来得着神的同在，思想一放，同在就失去；我们如果是用情感来得着神的同在，情感一放，同在也失去。有的时候我们很喜乐，就以为神是同在了，但是喜乐会停止，喜乐一停止，同在也就失去了。或者我们以为感觉悲伤流

泪的时候，就能觉得神的同在，但是我们不能一辈子流泪，流泪总得停止，不流泪的时候就不觉得神的同在了。因为思想情感的活动都不过是行为，没有一个行为是不会停止的。如果用行为来维持神的同在，只要行为一停止，同在也就失去。必须是性质相同的东西，像空气和空气，水和水，才不容易分开。因为性质相同，所以能同在。里面的人的性质是与神的性质一样的，所以能藉着神的灵将同在显出来。外面的人都是活在行为里，所以能打扰里面的人。外面的人不只是一个帮助，反而是一个拦阻。外面的人被破碎的时候，里面的人在神面前就不受打扰。

灵乃是神摆在我们里面作祂的反应的。外面的人乃是为着反应外面的事的。一个人丧失神的同在，不能享受神的同在，乃是因为他外面的人一直对于外面的事有响应。我们没有法子把外面的事都除灭，但是我们有法子破碎外面的人。我们没有法子把外面的事停止，世界上千万亿兆的事都要继续。如果外面的人没有被破碎，只要外面一有事，我们里面就响应。我们不能安静的继续的享受神的同在，就是因为有这个外面的人的响应。所以与神同在是根据于外面的人的破碎。

神如果怜悯我们，把我们外面的人破碎了，我们就有以下的情形：本来我们是非常好奇的，今天没有法子叫我们好奇了。本来我们是情感非常强的，一有一件事，就能激动我们，或者激动我们最细嫩的感觉，就是爱；或者激动我们最粗的感觉，就是脾气。只要外面一有事情，我们就有响应，我们就活到那个里面去，就失去神的同在。但是，神怜悯了我们，把我们外面的人打破，打破到一个地步，有许多事情来的时候，我们里面不动，神的同在还在那里，我们里面是安静的。

我们必须看见，享受神的同在是根据于我们外面的人的破碎。一个人能继续不断享受神的同在，乃是靠着外面的人的破碎。像劳伦斯，他在厨房里面工作，许多人向他要东西的时候，声音嘈杂，盘子乱响，但是劳伦斯的里面不受他们的影响。他在祷告的时候感觉神的同在，他在工作忙碌的时候也感觉神的同在。何以他在忙碌中还能感觉神的同在？因为外面的声音不影响到他里面去。有的人为甚么会失去神的同在？因为一有外面的声音，就影响到他里面去。

有些不认识神的人，想要保守神的同在，他们怎么作呢？他们要寻找一个环境是没有盘子响的。他们以为离开人越远，离开事越远，就越能感觉神的同在。他们误会了，以为难处是在盘子上，是在人的搅扰上。不，难处是在他们自己身上。神不是拯救我们脱离一切的盘子，祂是拯救我们脱离一切的响应。外面尽管闹，但是里面根本不响应；外面尽管敲，但是里面根本不响应。主把我们外面的人一打碎，我们里面就不响应，里面好像没有听见。感谢神，我们可以有一个非常灵的耳朵，但是因为恩典在我们身上的缘故，因为主在我们身上作了工的缘故，因为外面的人被破碎的缘故，那些事情来到我们外面的人身上的时候，就不再影响到里面来，盘子响的时候就像独自祷告的时候一样，能专一的在神面前。

一个人外面的人一被破碎，他就不必再回到神面前来，因为他原是在神面前，所以不必回来。一个未经破碎的人，他去办一次事情，就需要回到神面前一次，因为他是出去了，

所以要赶快回来。一个已经破碎的人，他从来没有出去，所以用不着回来。许多人因为他外面的人没有被破碎，所以一直出去，连作主的工都是出去的。他最好不动，一动就出去。但是，一切真实认识神的人，他们没有出去，所以他们不必回来。他们今天一天继续的在神面前祷告，是享受神的同在；今天一天忙着擦地板，还是享受神的同在。外面的人一被破碎，我们就能活在神面前，不必回来，没有回来的感觉，也没有回来的需要。

我们的习惯，都是到神面前来的时候才觉得神的同在。我们作任何事情，不管多么小心，总是觉得自己出去了一点。我们各人的经历，恐怕都是这样：虽然把自己保守得很紧，但是多作一点事情，还是会出去。许多弟兄姊妹总是觉得，要把手中的事放下了，才能去祷告。好像到神面前来的景况，和作事情的景况，总有一点不一样。比方：我们在这里帮助一个人，或者是传福音给他听，或者是造就他，等一等，我们觉得要跪下来祷告，要祷告的时候，总是觉得要回到神面前一下，总觉得和人谈话是离开神一点，要祷告就得向神挪近一点。刚才好像是出去了，现在是要回到神面前来。刚才失掉了神的同在，现在需要再得着。或者我们作一点日常生活上的事，像擦地板，像作手艺，作了这些事之后，要祷告，总是觉得要回来一下，好像有一大段的路要回来。任何要回来的感觉，都是告诉我们刚才已经出去了。外面的人的拆毁，就是使我们不必回来。我们和一个人谈话，要像和他一同跪下来祷告一样的感觉神的同在。我们擦地板、作手艺，要像祷告一样的与神同在。这些事不能使我们从神面前出去，所以我们也不必回来。

我们引一个极端的比方：在人的感觉里，最粗的是人的怒气。圣经并没有禁止怒气，有的怒气与罪并无关系。圣经说发怒（生气）却不要犯罪，可见发怒可以不犯罪。但是，发怒是何等的粗，发怒是已经近乎罪了。神的话里没有说，爱却不要犯罪，因为爱离开罪很远。神的话里也没有说，温柔却不要犯罪，因为温柔离开罪很远。可是神的话里是说，发怒却不要犯罪，可见发怒近乎罪。有的时候，有弟兄犯了很大的错误，需要严严的责备他，但这是最不容易作的事。慈爱的感觉容易用，发怒的感觉不容易用，因为一不小心，就落到另外一个地方去。所以，要按着神的旨意发怒，是不容易的。如果有弟兄、有姊妹认识，甚么叫作外面的人的破碎，而能享受在神面前的同在，灵因着不受外面的人的打扰，能继续的与神同在，那么，当他严严的责备一个弟兄的时候，和他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，是同样的在神的同在中。或者这样说，当他严严的责备一个弟兄之后，他到神面前去祷告，不必有要回到神面前去的感觉。任何要回到神面前去的感觉，都是证明他出去了。我们承认这件事是非常难的。但是，我们外面的人如果被破碎了，我们就能责备一个弟兄而不必回到神面前来，神的同在还是同样的继续被享受。

外面的人与里面的人分开

外面的人被破碎，就是使你所有外面的事只到外面为止，而里面的人能一直继续的活在神面前。许多人的难处，就是他外面的人和里面的人是联合在一起的，所以，影响到外面的人的东西，也都影响到里面的人。其实，外面的事只能影响外面的人，而外面的人则能影响里面的人。在没有被破碎的人身上，外面的人能影响里面的人。在被破碎的人身上，外面的人不能影响里面的人。如果神施怜悯，破碎我们外面的人，把我们外面的人和里面的人分开，那就外面的事只能影响外面的人，外面的事就不影响里面的人。因为外面的人

和里面的人已经分开，所有的扰乱都到此为止，不得进去。你能用你外面的人和人谈话，你还能用你里面的人和神交通。你外面的人听见盘子响，但是里面的人还活在神面前。你能用你外面的人去办事、去劳碌、去与世界形形色色的东西接触，但是所有的都到此为止，你里面的人不受影响，你仍然活在神面前，你既然没有出去过，所以也不必回来。比方说，有一位弟兄在那里筑路，如果他外面的人和里面的人是分开的，那么外面的事就不能扰动他里面的人。他能用他外面的人在那里作工，而他里面的人能一直向着神。或者有的作父母的人，他外面的人是在带着小孩子笑，带着小孩子玩，带着小孩子说；等一等一有属灵的事，立刻可以将他里面的人送出去，他那个里面的人从来没有离开过神。我们外面的人和里面的人分开，与我们的工作和生命都有极重大的关系。因为只有这样，才能使我们继续不断的作工，而不必回到神面前来。

有的人，他的人是一个；有的人，他的人是两个。有的人，他里面的人和外面的人是一个；有的人，他里面的人和外面的人是分开的。有的人只有一个人，他怎么样呢？他办理事务的时候，整个人都去办事，他从神面前出去了；等到祷告的时候，就要把事情丢掉，整个人都到神面前来祷告。他需要整个人去作事，他也需要整个人到神面前来祷告。所以这个人常常要出去，也常常要回来。这个人外面的人没有被破碎的人。另外有人，他外面的人被主破碎了，外面的人不再影响里面的人了。这个人能用外面的人办外面的事，又能用里面的人一直继续在神面前，一直继续与神同在，甚么时候需要里面的人彰显在人面前，一转就能出去，他和神的同在没有间断。所以问题是这个人是一个人呢，或者是两个人；换句话说，这个人的外面的人和里面的人有没有分开，这个分别非常大。

你如果蒙神怜悯，给你有分开的经历，那就当你在那里办事的时候，你外面虽然在动，但你知道你里面还有一个人连动都没有动。一个是出来的，一个是在神面前。外面的人管外面的事，外面的事只到外面的人为止，不通到里面的人来。认识神的同在，就是外面的人对付外面的事，里面的人在神面前，两个一点都不混在一起；可以像劳伦斯那样，外面在事务上虽然劳碌，但是另外一个人在神面前，神的同在一直没有断绝。这样，我们就能在工作上省去许多时间。许多人是因为里面的人和外面的人没有分开，他需要整个人出来，等一等他也需要整个人回去。许多人在办事上遇见难处，就是因为里面的人跟着外面的人一同出去。如果里面的人与外面的人分开，只用外面的人去办事，里面的人不动，外面的事就不会办错。这种情形能保守我们对于外面的事不受血气的影响，也不摸着我们里面的人。

总而言之，人的灵能不能使用，是根据于神的两个工作：一个工作是要破碎我们外面的人，另外一个工作是要把我们的灵和魂分开，或者说要把我们里面的人和我们外面的人分开。只有当神在我们身上作了这两件事之后，我们才能使用我们的灵。外面的人的破碎，是藉着圣灵的管治；外面的人和里面的人的分开，是藉着圣灵的启示。

让我们先把本篇的题目解释一下。比方：有一个父亲要他的儿子去作一件事，这是父亲的吩咐。但是儿子回答说，“我手中还有事，等我手中的事作完了，就去作你所吩咐的事。”这就是“手中的事”的意思。“手中的事，”就是在父亲吩咐儿子之前，儿子手中已经有的事。我们个个人都有手中的事。我们行走在神路上的时候，常是这手中的事拦阻了我们。我们作了手中的事，神所要我们作的事就受了耽搁。难得有人没有手中的事，总是在神没有说话之先，在手中已经有了事。外面的人没有经过破碎的时候，总是有很多手中的事。我们外面的人有他的事，我们外面的人有他的物，我们外面的人有他的劳碌，有他各种的作用；因此，神的灵在我们灵里作工的时候，我们外面的人就不能应付神的要求。就是这个手中的事，使我们不能作一个真有属灵用处的人。

外面的人的力量是有限的

我们人的力量是有限的。比方：有一个弟兄身体的力量不太大，也许只能挑五十斤。如果他已经挑了五十斤，别人请他再挑十斤，他就挑不动。他是有限制的人，他不能作没有限制的事。他已经挑了五十斤，就不能再加上十斤。他已经挑的五十斤，就是他手中的事。这是用身体的力量来作比方。我们身体的力量是有限的，我们这个外面的人的力量也是有限的。

许多人能领会身体的力量是有限的，但是没有看见他们外面的人的力量也是有限的，所以就他们外面的人的力量浪费了。比方有一个人，他把他的爱完全用在他父母身上，这个人就再也没有力量能爱弟兄，再也没有力量能爱众人。他的力量只有那么多，他把他的力量用完了，就没有法子把他的力量再用在别的地方。

照样，人思想的力量也是有限的，没有一个人能无限量的思想。人如果多注意了某件事，在思想上多花了工夫在某件事上，他就没有力量再想到其他的事。罗马八章告诉我们，赐生命圣灵的律会释放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。但是，为甚么生命圣灵的律在有的人身上不发生果效？圣经又告诉我们，律法的义，只成就在随从圣灵的人身上。换句话说，生命圣灵的律只能在属灵的人身上发生果效。谁是属灵的人呢？就是那些思念（“体贴”可译作“思念”）属灵的事的人。甚么种的人是思念属灵的事的人呢？乃是不思念肉体的事的人。不思念肉体的事的人才能思念属灵的事。“思念”或者可以译作“注念，”也可以译作“当心。”比方：有一个母亲要出门，她把一个小孩子托给一位女朋友说，“请你替我当心他一下。”甚么叫当心他？就是要一直注意他。一个人只能有一个注念，不能有两个注念；人托你当心一个孩子，你不能又当心孩子，又当心在山上的牛羊。你当心了这一个孩子，就不能再去当心另外的事。不注念肉体的事的人，才能注念属灵的事；注念属灵的事的人，才能得着圣灵的律的果效。我们的思想的力量是有限的，我们在肉体方面把我们思想的力量都用尽了，在属灵方面我们思想的力量就来不及，就赶不上。如果我们在那里注念肉体的事，我们就没有力量再去注念属灵的事了。

我们千万要看准一件事，就是我们外面的人的力量是有限的，就像我们两个肩膀的力量是有限的一样。所以，你有了手中的事，神的事就不能作；你手中的事有多少，事奉神的力量就减少多少。手中的事实在是一个拦阻，是一个非常大的拦阻。

比方：有一个人在情感上有了手中的事，他有各种各样纷乱的羡慕，各种各样纷乱的盼望，这也要，那也要，这也感觉，那也感觉，他手中的事有这么多；等到神有要求的时候，他就没有情感好用，因为他把他的情感都用光了，最少他把他这两天的情感都用光了，要再等两天才能感觉，才能说话。情感是有限的，你不能无限制的用它。

也有人意志非常坚强，作人也非常强硬。我们想：这个人一定在意志里有无限的力量能毅使用。但是，许多最强硬的人，要他在神面前真的定规一件事的时候，他的意志就游移不定，这也好，那也好。看上去好像是坚强的人，但是在神的事情上，真的要用意志的时候，就用不出来。有的人是顶会出主意的，甚么事情都有他的主意，一会儿这样，一会儿那样，就是会出花样。但是，真的在属灵的事上要断定甚么是神的旨意的时候，他就游移不定，手足无措，不知道如何定规。原因在那里？原因在他整个外面的人充满了手中的事。在这个人的手里，在这个人的眼前，东西太多了，把他整个人消耗完了，整个外面的人的力量都用完了，没有了。

所以，我们必须看见，我们外面的人的力量是有限的，我们一有手中的事，我们外面的人就受限制。

灵要用被破碎的外面的人

外面的人一受限制，我们的灵就受限制，因为灵不能越过外面的人而作工在人身上。神没有用祂自己的灵越过人的灵来作工在人身上，神也没有用我们的灵越过我们外面的人来作工在人身上。这是相当紧要的原则，我们必须弄清楚。圣灵不越过人作工在人身上，我们的灵也不能越过我们外面的人作工在人身上。我们的灵需要经过我们外面的人，才能作工在人身上。所以，甚么时候我们外面的人有了手中的事，把力量用完了，神所要作的工就没有法子作，人的灵没有路，圣灵也没有路。是外面的人抵挡了里面的人，是外面的人拦阻了里面的人，使里面的人没有法子出来。所以，我们一直着重地说，这个外面的人要被破碎。

外面的人有了手中的事，里面的人就没有法子得着一条出路，神的工作就受拦阻。手中的事，是在神的工作还没有作的时候，它就已经在那里了。换句话说，手中的事根本不是神的事。手中的事是毋需神的命令，毋需神的能力，毋需神的定规就已经在那里作的。手中的事，不是服在神手下的事；手中的事，乃是单独行动的事。

神需要把你外面的人打碎了，才能用你这个外面的人。神需要把你的爱打碎了，才能用你的爱去爱众弟兄。你外面的人没有被打碎，你是作你自己的事，你是走你自己的路，你是爱你自己的人。神必须把你外面的人先打碎，然后神才能用你这个被打碎的爱来爱众弟

兄，你的这个爱才能被扩充。外面的人一被打碎，里面的人就出来。里面的人还得爱，不过里面的人要用外面的人去爱。外面的人如果有了手中的事，里面的人就没有东西好用。

我们的意志也是坚强的，不只坚强，并且是硬，非常硬。里面的人需要用意志，却寻不到意志，因为意志在那里单独行动，意志已经有了它手中的事。神需要用重大的击打，把我们的意志打碎，打到我们要伏在灰尘中说，“主，我不敢想，我不敢求，我不敢定规，事事处处，我需要你。”我们被打到那一个地步，意志就没有单独的行动，里面的人就能用这个意志。

如果没有外面的人可使用，里面的人就无工可作。没有身体，我们能不能用神的话来讲道？没有口怎么能讲道？不错，讲道需要灵，但是讲道也需要口。有灵的人没有口怎么办？五旬节有圣灵的工作，五旬节也赐下口才。没有口才，就没有话来讲透神的话。人没有话的时候，也就没有神的话。人的话并不就是神的话，但是神的话要藉着人的话传出来。人没有话的时候，神的话也就没有。有人的话才有神的话。

比方：有一个弟兄，要传神的话，在他的灵里有话，在他的灵里有负担，并且是相当重的负担。但他如果寻不到合用的心思，他的负担就无法释放，至终连负担也没有了。我们不是轻看负担，乃是说整个灵里充满了负担，而心思不能传出去，负担就没有用，负担就被挡住了出不去。我们不能光用灵里的负担去救人，我们灵里的负担必须藉着心思而出去。我们里面有负担，外面还得有口，外面还得有声音，外面还得有身体帮忙。今天的难处是：我们里面的人神能用，我们里面的人神能给负担；但是我们外面的人的心思一天到晚忙得很，乱得很，一天到晚出花样，一会儿出这个花样，一会儿出那个花样。在这种情形之下，灵就没有出路。

今天神的灵必须通过人而出来：必须有人的爱，才能有神的爱；必须有人的思想，才能有神的思想；必须有人的定规，才能有神的旨意。但是，人的难处是外面的人已经作他自己的事，他有他的看法，他有他的思想，他忙他的，里面的人就没有路走。这就需要神来把我们外面的人打碎了。不是把意志打得没有了，乃是把意志的那些手中的事打得没有了，叫意志不会单独行动。不是没有思想，乃是不自己思想，不自己出花样，不跟着自己流荡的思想在那里想。不是没有情感，乃是情感能受约束，能受里面的人的支配。这样，里面的人就有意志可用，就有思想可用，就有情感可用。

灵需要情感来发表，灵需要思想来发表，灵也需要意志来发表。灵需要一个活的外面的人，灵不需要一个死的外面的人。灵需要一个被击打、有伤痕、被破碎的外面的人，灵不需要一个原封不动的外面的人。今天最大的拦阻是在我们身上，神的灵在我们身上没有出路。神的灵是住在我们的灵里，但是，神的灵没有法子从我们的灵里出来，因为我们外面的人已经都满了，已经都有了手中的事。必须求神怜悯我们，给我们外面的人有一个破碎，让里面的人有路可以出来。

神不消灭我们外面的人，也不让我们外面的人完整如初，不被破碎。神是要从我们外面的人经过，要我们的灵藉着我们外面的人去爱，藉着外面的人去想，藉着外面的人去定

规。神的工作必须经过我们破碎的外面的人，才能成功。我们要事奉神，就必须在神面前受这个基本的对付。我们外面的人如果没有破碎，主在我们身上就没有出路。主必须从我们外面的人出去达到人身上。

在外面的人没有破碎的时候，里面的人和外面的人是对立的。里面的人是整整的一个人，外面的人也是整整的一个人。外面的人是完整的一个外面的人，外面的人是独立的一个外面的人。结果，外面的人是自由的，是充满了手中的事，里面的人则被监禁。当外面的人真的被破碎之后，外面的人就不能再单独行动。他并没有消灭，他乃是变作不再和里面的人对立，而是受里面的人支配。这样，在我们身上就只剩下一个人，外面的人变作零碎的东西给里面的人去用。

一个外面的人被破碎的人，他的人是统一的，他外面的人受里面的人的支配。一个没有得救的人，他的人也统一的，不过是掉一个头，是里面的人受外面的人的支配。一个没有得救的人，他的灵是存在的，但是他外面的人的力量大到一个地步，把里面的人打倒了，里面的人至多只有一点良心的抗议而已。在一个没有得救的人身上，他里面的人是完全被打倒了，是完全服从于外面的人的。人得救以后，应该掉一个头，应该把外面的人完全打碎，使他完全听从里面的人。一个没有得救的人，他外面的人如何管辖他里面的人，今天我们应该掉一个头，让里面的人也如何来完全管辖外面的人。比方：骑自行车的时候，有两种情形，一种是轮滚路，一种是路滚轮。在平路的时候，脚踏了轮，轮就滚，是轮滚路；但是在下坡的时候，脚不用踏，轮还是会滚，是路滚轮。当我们里面的人刚强，外面的人破碎的时候，我们是用轮来滚路，要滚不要滚是我们定规的，我们要快就快，我们要慢就慢。但是，如果外面的人刚硬，没有破碎，就像我们骑自行车下坡一样，路会把我们滚下去，它要滚，我们没有法子停止。这就是外面的人支配里面的人。

一个人在神面前有没有用处，就是看他的灵到底能不能从这个外面的人出去。我们里面的人不能出来的时候，甚么事情都是外面的人在那里作，外面的人在那里单独行动，外面的路在那里滚那个轮子。主如果赐恩，把我们外面的下坡路全部弄平了，外面的人破碎了，外面的人就不会出主张，就不会定规，里面的人就能彀出来，里面的人就能不受外面的人的阻碍，而自由的出来。主如果给我们一点恩典，破碎我们外面的人，我们就变作能使用灵的人，我们的灵要出去就能出去。

是人不是道理

我们不是学了道理就能作工，基本的问题还是我们这个人如何。作工的是我们这个人。问题是在我们这个人在神面前有没有经过对付。把对的道理给了一个错的人，他有甚么法子拿东西出去供应教会？所以我们基本的学习是要这个人变作可用的器皿；要这个人变作可用的器皿，就必须把我们外面的人破碎了。

神一直在我们身上作事。虽然我们自己不清楚，但神是天天在那里要打破我们。多少年的痛苦，多少年的难处，多少次神的拦阻临到你身上，你要这样，神把你挡住，你要那样，神又把你挡住；在这一切的遭遇里面，你如果还没有看见神在你身上所要作的是甚

么，你就要求神说，“神哪！求你开我的眼睛，让我看见你的手。”许多时候，驴子的眼睛比自以为是先知的眼睛明亮。驴子的眼睛已经看见了耶和华的使者，但自以为是先知的却没有看见。驴子知道神的拦阻，自以为是先知的还不知道是神的拦阻。我们要知道，破碎是神在我们身上的路。这么多年来，神是一步一步的要把我们外面的人打碎，要破碎我们这个人，不让我们作一个完整的人。可惜，有人以为所缺少的是道理，以为如果能多听些道理，能增加些讲道的材料，能多明白些圣经的解释就好。这是完全错误的路。神的手在你身上，必须作一件事，就是把你打碎。不能凭你的意旨，要凭神的意旨；不能凭你的思想，要凭神的思想；不能凭你的定规，要凭神的定规。神是要你完全被打碎。但我们的难处是神一次一次的挡住我们，而我们却怪这个，怪那个，也像那先知一样，自己看不见神的手，却怪驴子不肯跑。

我们一切的遭遇都是有意义的，一切的遭遇都是有神的安排的；没有一个基督徒的事是偶然的，是没有神的安排的。我们必须服在神的安排之下。我们总得求神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看见：神在我们身上有安排，神在我们身上有目的，神在事事处处都击打我们。有一天神赐恩给我们，我们能接受神在环境上的安排，我们的灵就能出去，我们就能使用我们的灵。

是律不是祷告

神对付我们，破碎我们这个人，让灵能出来，叫我们能使用我们的灵，这是按着神的律，不是按着我们的祷告。这话是甚么意思呢？意思就是，我们里面的人经过我们被破碎的外面的人出来，这是一个律，不是我们的祷告能叫它这样或者叫它不这样。

一个律不能因祷告而被改变。你一面祷告，一面把手摆在火里去烧，你的手还是要被烧痛。（这不是说神迹，是说天然。）你的祷告不能改变那个律。所以，我们应该学习作一个顺服神的律的人。不要以为只要祷告就有用。你要手不灼伤，就不要摆到火里去烧。不要一面祷告，一面又把手摆到火里去烧。神对付我们是按着律来对付我们。里面的人必须经过外面的人出来，这是一个律。你外面的人如果不打碎，不磨成粉，你里面的人就不能出来。无论如何，这是主的路，主必定要打破你这个人，主才能有路出来。我们千万不要不顺服这个律，而用许多祷告来求这个祝福，求那个祝福。这样的祷告没有用。你的祷告不会更改神的律。

属灵工作的路是要神能从我身上出去，只有这条路是神合用的路。没有被破碎的人，福音在他身上没有路，神在他身上没有路，他自己无论如何也没有路可走。要俯伏，实实在在要俯伏。顺服神的律比我们许多的祷告更好。无知的来求神祝福，求神替我这样工作，求神替我那样工作，远赶不上有一分钟知道神的路是这样走的。一切这样的祷告都没有用，更好是把这样的祷告停止，向神说，“神，我伏在你面前。”许多时候，我们求祝福的祷告都是拦阻。许多时候，我们羡慕祝福，还是看不见神的怜悯。我们要求祂的光照，要学习服在祂的手下，要顺服这个律。这个顺服就是祝福。

认识人的紧要

我们作工的人，有一件要紧的事，就是认识人。当一个人来到我们的面前，我们必须认识他属灵的情形，必须知道他本来是甚么种的人，现在他是到了甚么地步；必须知道他口里说了甚么话，心里实在是要说甚么话，他口里和他心里所不同的到底在那里，他在我们面前遮盖了甚么；也必须知道他的特点是甚么，他是不是一个刚硬的人，他是不是一个谦卑的人，他的谦卑是真的或者是假的。我们作工有没有功效，与我们能不能知道人的属灵情形有极大的关系。如果神的灵藉着我们的灵给我们看见，来到我们面前的人是甚么种的情形，我们就能对他说合式的话。

我们在福音书里看见，每逢有人到主面前来，主都对他说合式的话。这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。主并没有对撒玛利亚的那个妇人讲重生的道，主也没有对尼哥底母讲活水的道。重生的道是对尼哥底母讲的，活水的道是对撒玛利亚的妇人讲的，这是何等的合式。对于没有跟从祂的人，祂呼召他们来；对于要来跟从祂的人，祂要他们背十字架。对于自告奋勇而来的人就讲估计代价，对于迟慢的来跟从的人就讲要让死人埋葬死人。主的话对于每一个人都是合式的，因为主认识每一个人。人来到主面前，不管是来寻求，不管是来窥探，我们的主都认识他们，所以主对他们说的话都是有功效的，都是合式的。在应付人的事情上，主是远远的在我们前面，我们是远远的跟从祂。虽然是远远的跟从，但是我们还得跟从，方向还得一样。求神怜悯我们，使我们能学祂那样认识人。

一个灵魂摆在一个不认识人的弟兄手里，这个弟兄根本不知道如何对付。他只是凭着主观来说话，他那一天有甚么感觉，就无论对谁都说那一个感觉，他有一个特别喜欢的题目，就无论对谁都说那个题目。这样的工作能有甚么功效呢？没有一个医师可以只用一个药方给所有的病人吃。可惜有些事奉神的人，只有一个药方。他不认识人的病，但又在那里治人的病。他不能分别人的难处在那里，不知道人复杂的情形，没有学会认识人属灵的情形，竟然在那里好像全套都豫备好，可以应付人似的。这实在是愚昧的事。我们不能盼望只用一种属灵的药方来医治一切属灵的病，这是不可能的事，完全不可能的事。

我们不要以为感觉迟钝的人不能分辨人，思想敏锐的人就能分辨人。思想敏锐和感觉迟钝，在分辨人的事上同样的没有分。人不能用思想和感觉来分辨人。人的思想无论多敏锐，并不能把人深处的情形显出来，并不能摸着人深处的情形。

作工的人遇见一个人的时候，第一件事，基本的事，就是先要找出他在神面前实在的需要是甚么。有的时候，连他回答的话都靠不住。他说头痛，真的头里有病么？也许头痛是一种症状，病却不在头部。他告诉你觉得很热，但不一定有热度。他对你说许许多多的话，你能找出来他所说的话不一定都靠得住。很少有一个病人真的知道他自己生甚么病。他不知道他生甚么病，要你诊断他生的是甚么病，要你定规他所需要的到底是甚么。你要

他自己说出他的需要，他不一定说得对。必须懂得病理的人，学习过认识属灵难处的人，才能告诉他，他所需要的到底是甚么。

你在那里说的时候，要真的知道才可以，不是勉强说他生甚么病。主观的人是要勉强人生他所想像的病。主观的人要硬说人生的是甚么病。人生病，人有难处，人不会说，你要会说，但你不能用你的主观勉强的说他生的是甚么病。

我们能不能帮助弟兄姊妹，就看我们能不能摸出弟兄姊妹的难处，对症下药。如果我们的诊断准确，我们就有法子帮助他们。或者你找出来这一个难处不是你所能帮助的，事情也就清楚。你应当知道，有的人属灵的情形是你所能帮助的；你也应当知道，有的人是超过你的能力，不是你所能帮助的。你总不要冒昧到一个地步，以为所有的工作你全能作，以为所有的人你都能帮助。有的人你能帮助，你就把你所有的都摆进去帮助他。有的人你不能帮助，你就可以告诉主说，“这是超过我力量之外的，这个病我不能治，这个我没有学习，我不能应付这个难处，主阿！你施怜悯。”或者你看见肢体的功用，你觉得某件事是某弟兄能作的，某件事是某姊妹能作的，你就让他们去解决这些事。你知道你自己是有限的，你知道你自己只能到此为止。我们不能以为所有属灵的工作我们都会作，我们不能以为所有属灵的工作自己一个人能包办。我们要看见自己的限度，同时也看见别的肢体的供应，能去找别的弟兄说，“这是我力量之外的事，这是你的事。”在这里我们看见有同工的问题，有身体的问题，我们绝不能单独行动。

每一个作主的工的人，要事奉主的人，总得在主面前学习认识人。不认识人属灵的情形，就没有法子作工。何等可惜，许多人的灵性，经过那些没有学习的弟兄的手就糟了。他们没有法子给人帮助，他们只能给人主观的意见，而不能满足客观的需要。这是最大的难处。人不能因着我们这样想就生这个病。人属灵的情形是怎样就是怎样。我们的责任是要把人的属灵的情形找出来。所以，我们自己如果没有弄得好，我们就没有法子来帮助其他神的儿女。

认识人的工具

一个医生看病的时候，他有很多的医疗器械来帮他的忙。但是，我们没有医疗器械，我们没有体温表，我们没有爱克司光，我们没有任何物质的东西来测量人属灵的情形。那么，我们用甚么东西来断定一个弟兄有病或者没有病呢？用甚么东西来断定他的病是甚么病呢？神的工作就在这里，神是要把我们这个人变作测量的标准。神要作工在我们身上，作到一个地步，我们能测量出人有没有病，测量出人生的是甚么病。主就是要这样用我们。这个工作，比医生的工作难得多。因此，我们要深深的觉得，我们的责任是何等重大。

假定说，世界上从来没有发明过体温表，那么，医生的手必须一摸就知道人有热度没有热度，医生的手就是体温表。这样，他的手必须非常敏锐；不只敏锐，还应当非常准确。在属灵的工作上就是这一种情形。我们就是某种的体温表，我们就是某种的医疗器械。因此，我们就需要严格的训练，需要经过严格的对付。因为在我们身上所容留的，将来在别

人身上也必定容留；在我们身上所没有学习的功课，我们就不能帮助别人学习。先决的问题，在乎我们自己在神面前有没有学习。我们所学习的越完全、越彻底，我们在神工作里的用处就越大。我们所学习的越少，换句话说，我们所付出的代价越少，我们所保全的自己越多，我们拯救自己的骄傲，拯救自己的狭窄，拯救自己的意见，拯救自己的喜乐，这样，我们就是一个没有多大用处的人。这些东西我们都拯救了，都没有从我们身上失去，这些东西在别人身上，我们也就没有法子去对付。骄傲的人不能对付骄傲的人，狭窄的人不能对付狭窄的人，虚假的人不能对付虚假的人，放松的人不能对付放松的人。自己是那一种的人，不定罪那一种的病，他就没有法子找出别人是甚么种的人，有甚么种的病。一个医生可能会医别人，不会医自己，但在属灵的事上却不能这样。作工的人，自己就是病人，必须自己的病得着了医治，才能医治别人。自己所没有看见的，就不能带领别人看见；自己所没有经过的，就不能带领别人经过；自己所没有学习的，就不能带领别人学习。

我们必须在神面前看见，我就是神所豫备来认识人的器械，所以，我这个人必须可靠，我的感觉必须可靠，我的诊断必须可靠。为要我的感觉可靠，我就祷告说，“主阿！求你不放松我。”为要我的感觉可靠，我就让神在我身上作我从来没有梦想到的工作，并且让神作到一个地步，使我成为神所能用的人。如果有一支体温表，度数的高低不彀准，医生就不肯用它。体温表应该准确，体温表应该可靠。我们摸人属灵的难处，比摸人身体的疾病更严重，不知道要严重到多少倍。可是，我们有自己的思想，有自己的情感，有自己的意见，有自己的办法，一会儿会作这个，一会儿会作那个，我们是不可靠，不能用的人。我们必须经过神的对付，才能有用。

我们有没有感觉到我们责任的重大？神的灵不肯直接作工在人身上，祂无论如何要经过人来作。一个人有甚么种的需要，虽然一方面有圣灵的管治在那里替他安排，而另一方面，神作工是藉着话语，是藉着话语的执事。如果没有话语执事的供应，就不能解决弟兄姊妹属灵的难处。这个责任落在我们身上，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——我这个人可用不可用，要影响教会能不能得着供应。

比方说：有某种病，热度一定要高到某一个度数，假定是华氏一百零三度，你不能用手摸一摸说，这大概是一百零三度。必须准确又准确的是一百零三度了，你才能断定是某种病。神用我们来诊断人生了甚么病，就是用我们这个人。如果我们的感觉是错的，我们的思想是错的，我们的意见是错的，我们灵里的认识是错的，我们在神面前的学习是不彀的，而我们竟然去替人诊病，那未免太冒险了。如果我们在神面前作一个准确的人，作一个可靠的人，作一个神所能信任的人，神的灵就可以从我们出去。

属灵工作的起点，就是在于我们在神面前经过校对又校对。一支体温表，必须依照一定的标准来制造，经过仔细的检查，是合乎规格的，在使用的时候，才能准确、可靠。我们就像那个表，如果不准确，就要把许多问题都弄错了。我们要准确，就要受过极精密的对付。我们是医生，我们也就是医生所用的器械，所以，我们必须好好的学习。

认识人的路——病人方面

我们怎样才能认识一个病人的情形？这个问题要从两方面来看：一方面从病人身上来看，一方面从我们身上来看。

从病人方面来看，我们怎样才能看出他的病来呢？你要知道一个人的病在那里，你只要看他突出的部分是在那里。突出的部分是最显露的，不管你如何隐藏都藏不住。一个骄傲的人，所显出来的就是骄傲。即使他在那里谦卑，连他的谦卑都是骄傲，没有法子假冒。一个忧愁的人，连他的笑都是忧愁的。甚么种的人必定露出甚么种的情形来，甚么种的人必定给你甚么种的印象，这是一定的。

圣经里面多次说到人属灵的情形：人有暴躁的灵，人有刚愎的灵，人有忧伤的灵等等。事实上，我们能用各种各样的字眼来讲论一个人属灵的情形，我们能说一个人有轻浮的灵，一个人有沉闷的灵等等。这些灵的情形是从那里来的？比如说，灵的刚硬，这个刚硬是从那里来的？灵的骄傲，这个骄傲是从那里来的？灵的狂放，这个狂放是从那里来的？正常的灵本来是没有色彩的，灵自己除了彰显出神的灵之外，本来是没有色彩的。但是为甚么又说刚硬的灵、骄傲的灵、狂妄的灵、不赦免的灵、忌恨的灵等等呢？这是因为外面的人和里面的人没有分开，外面的人的情形就变作里面的人的情形。你看见一个灵是刚硬的，这是因为里面的灵穿上外面的人的刚硬。一个骄傲的灵，就是外面的人的骄傲穿在里面的人身上。一个忌恨的灵，就是外面的人的忌恨盖在里面的人身上。这就是外面的人和里面的人没有分开。灵本来是没有色彩的，是外面的人的色彩变作灵的色彩。外面的人没有被破碎，灵就是以外面的人作它的色彩。

灵是出乎神的，本来是没有色彩的，是我们自己外面的人错了，所以灵也受影响。灵会骄傲，灵会刚硬，都是因为外面的人没有被破碎，外面的人的情形搀杂在灵上，所以一个人的灵出来的时候，外面的人的情形就套在灵上面，和灵一同出来。骄傲的人就把骄傲套在灵上，和灵一同出来；刚硬的人就把刚硬套在灵上，和灵一同出来；嫉妒的人就把嫉妒套在灵上，和灵一同出来。因此，在经历里，我们看见有骄傲的灵，有刚硬的灵，有嫉妒的灵等等。这些实在不是灵自己的色彩，乃是外面的人的色彩。所以，要叫一个人的灵干净，不必去对付灵，只要去对付外面的人。难处不在灵上，难处是在外面的人上。一个人的灵带着甚么色彩而出来，我们就知道这个人在甚么事上没有破碎。你摸着一个人的灵是甚么种的灵，就是说这一个人的外面的人是甚么种的情形，也就是说他在这件事上没有破碎。他将这些东西给了他自己的灵，戴在他自己的灵上，挂在他自己的灵上，他的灵就不得自由，他的灵就披上了他外面的人的这些情形。

如果我们会摸人的灵，我们就知道这个弟兄的需要是在那里，因为认识人的秘诀就是摸人的灵。我们总得摸着那个人灵里的东西。不是他的灵本身有甚么东西，乃是他的灵带上了那个东西。知道他灵的情形，就知道他外面的人的情形。我们要着重的说，认识人的基本原则，就是这一个。人的灵的情形，就是人外面的人的情形。灵是甚么样子，外面的人就也是甚么样子。灵的色彩，就是外面的人的色彩。一个弟兄在那一点上是突出的，在那一点上特别强，好像有一个东西碰到你面前来，你一摸就摸到那个东西，你一碰就碰到那个东西，你就知道那个东西就是他没有破碎的外面的人。你只要摸他的灵，你就能知道

他的情形怎样，你就能知道他所显露出来的是甚么东西，或者他所想要遮盖的是甚么东西。我们要认识人，就是根据他的灵来认识他。

认识人的路—我们方面

在我们方面怎样来认识人的灵的情形？这一点，是我们所要特别注意的。圣灵在我们身上的管治，都是神给我们学的功课。圣灵管治我们一次，我们就破碎一次；圣灵管治我们一点，我们就破碎一点；我们在那一件事上受圣灵的管治，我们也就在那一件事上被破碎。并不是一次的管治或一次的破碎就罢了。在我们身上有许多问题，要经过许多次的管治，许多次的破碎，才能叫我们达到可用的地步。我们能用灵去摸弟兄，这并不是说，我们能用灵去摸所有的弟兄，也不是说，我们能用灵去摸一个弟兄一切的属灵情形。这乃是说，我们自己在某件事上受了圣灵的管治，在某件事上被主破碎了，我们也就是在那一件事上能摸着弟兄。我们自己在某件事上没有被主破碎，我们自己的灵没有感觉，我们自己的灵不能用，在那件事上，我们就不能供应弟兄姊妹的需要。换句话说，我们所受圣灵的管治有多少，我们的灵的感觉就也有多少；我们自己所受的破碎有多少，我们的灵的出去就也有多少；我们在那一件事上受了破碎，我们的灵在那一件事上就也能出去。这是一个属灵的事实，是无法勉强的，你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。因此，我们要接受圣灵的管治，要接受圣灵的破碎。只有历练多的人，他的事奉才能多；只有破碎多的人，他的感觉才能多；只有损失多的人，他才有多多的可以给人。我们如果想要在某一件事上拯救自己，我们就在那一件事上没有属灵的用处。我们在那一件事上保留自己，原谅自己，我们就在那一件事上没有属灵的感觉，也没有属灵的供应。这是基本的原则。

只有学过的人，才是能事奉的人。一个人可以把十年的功课在一年之中来学，也可以把一年的功课摊在二十年、三十年之中来学。人如果耽搁自己的学习，就是耽搁了自己的事奉。神若在我们心里给我们一个意念要事奉，我们就要把道路认准了，事奉神的路乃是被破碎的路，乃是受圣灵管治的路。没有受圣灵管治的人，没有被破碎的人，就不可能有事奉。受圣灵的管治有多少，被破碎有多少，他的事奉就也有多少。这是没法勉强的，有就是有，没有就是没有。在这里，人的情感没有用，聪明也没有用。神在你身上作了多少，就是多少。越受对付的人，就越能认识人；越经过圣灵管治的人，就越能用自己的灵来摸着别人。

有一件事使我们非常痛苦，就是有许多弟兄姊妹在属灵的事上不会分辨，有许多出乎主的，他们不觉得，有许多出乎天然的，他们也不觉得，一个人用他的脑力在那里作工，他们也不觉得，一个人用他的情感在那里作工，他们也不觉得。所以不会分辨，就是因为自己所学的太少。神的灵是神一次给了我们，但我们的灵的学习是一生一世的。我们多学一次，就多看见一次。主在甚么事情上严严的对付过我们，以后这件事情在别的弟兄身上只要一发苗，我们就立刻知道，不必多出来，只要发一点苗就知道。主在我们身上作了多少工作，我们也就知道多少。属灵的感觉，是一个一个得着的，是一次一次得着的。经过多少次对付的人，他最多只有多少次的感觉。比方说，有的人在他的头脑里能定骄傲为罪，这个道理他也能讲，但是在他的灵里并不觉得骄傲不对。别人骄傲出来的时候，他灵里不厌烦，他里面好像充满了同情。直到有一天，神的灵在他身上作工，给他看见甚么是骄

傲，他受了神的对付，骄傲在他身上被烧掉了。结果，他口里所讲的定骄傲为罪的道，也许仍像从前一样，但是有一个基本的分别，就是每逢有一个骄傲的灵从一位弟兄身上出来，他就觉得不对；他不只觉得不对，他也厌烦。他从神那里所学习的，所看见的，能叫他里面有感觉，叫他里面厌烦。厌烦这两个字，用来表明那种感觉，是最恰当的。从那时起，他就能服事那个弟兄，因为他认识那个病。那个病他也生过，他先得了医治；虽然他不敢说完全得了医治，但最少他能说得了一点医治。这是属灵知识的来源。

神赐圣灵给我们是一次的，我们得着属灵的感觉是多次的。有多少次的学习，就有多少样的感觉。少了一次学习，就少了一样感觉。所以，拯救自己、保全自己有甚么用！凡拯救了自己生命的人，就要丧失生命。我们在那一件事上保守自己少受痛苦，我们就在那一件事上失去主所要我们得着的。所以，要求主在我们身上不停止祂自己的手。盼望祂在我们身上作工，盼望祂一次过一次的作。最可惜的是，主在我们身上作了一次没有结果，作了两次仍没有结果，一次过一次，我们不知道主的手在那里作甚么，我们没有注意主所作的，我们甚至是在那里抵挡。人所以没有属灵的窍，不会有属灵的分辩，就是因为缺少属灵的学习。所以，我们盼望在神面前能知道，我们所受的对付越多，我们所认识的人也就越多，我们所认识的事也就越多，我们所供应人的也就越多。我们要扩充事奉的范围，就要扩充我们受对付的范围。我们如果要事奉的范围扩充，而受对付的范围不扩充，这是不可能的。

实行的方法

我们受了这些对付之后，有了这些基本的学习之后，我们的灵就能出来，我们的灵就能去摸别的弟兄，我们的灵就能认识别人的情形。现在我们要学习在实行上怎样认识人。

我们要摸人的灵，总得听他开口说话。我们也承认，有的人不必等人开口，就能摸着人的灵。但达到这样地步的人非常少。普通的时候，总是要等人开口。神的话是说，人心里所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来。一个人不管他用意如何，手腕如何，总是他口里所说的是他心里所充满的。口里说的时候，自然而然灵就出来。他如果是狂傲的，狂傲的灵就出来；他如果是虚假的，虚假的灵就出来；他如果是忌恨的，忌恨的灵就出来。你听他的说话，你就能摸着他的灵。一个人在那里说话的时候，你不要光注意他说了些甚么话，你更要注意他的灵是甚么种的情形。我们不是凭着人的话来认识人，乃是凭着人的灵来认识人。

有一次主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，两个门徒看见撒玛利亚人不接待祂，就对主说，“主阿，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，烧灭他们，像以利亚所作的么？”他们这样一说，他们的灵就出来了。主说，“你们的灵如何，你们并不知道。”（“心”照原文可译作“灵。”一路九 54~55。）主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听人的话，要知道人的灵。话一出来，灵就出来。心里所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来。他心里面是甚么情形，他话里面一定说出来。

还有一点，你听人说话的时候，不要去注意那件事，而要注意人的灵。比方：今天有两个弟兄出事情，甲说乙不对，乙说甲不对。这件事放到我们面前来，我们要怎样对付？当

事情发生时，只有他们两个在场，我们没有法子知道。但是，两个人一开口，有一件事情是我们能知道的，就是他们两个人的灵如何。在基督徒中间，不只是事情错了就是错，乃是灵错了就是错。一个弟兄一开口，我们能说事情如何我们不知道，但是灵错了我们知道。你说是他骂你，但是你的灵不对。所有的问题都在乎灵。灵错的人，不只这一件事情错，连他的人也错了。在神面前的是非是凭着灵来定规的，不是单凭着事情来定规的。所以听人话的时候要摸着人的灵。在教会里面，许多事情常是灵错，不只是事情错。如果甚么都是光凭着事情来断定，就要把教会带到另外一个范围里面去。我们是在灵的范围里，不是在事情的范围里，我们不能被拖到事情里面去。

如果我们的灵能出去，我们就能摸着各种各样的灵的情形。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摸着一种情形，就是对方的灵是关闭的，不出来，那时，我们就要会用我们的灵来断定事情，来认识人。但愿我们能和保罗一样的说，“我们从今以后，不凭着肉体认人了。”（林后五16。）我们不是凭着肉体来认识人，我们是凭着灵来认识人。我们学会这个基本的功课，在神的工作上就有路走。

正文 第五篇、教会与神的工作

如果我们真的认识神的工作，我们就不能不承认这外面的人的确是非常大的拦阻。我们能说，神今天是受人的限制。神的儿女必须明白教会的用处到底是甚么，也必须明白教会与神的能力和神的工作的关系。

神的彰显与神的被限制

曾有一次神将祂自己摆在一个人的身体里面，这个人就是拿撒勒人耶稣。这个肉身可能成为神的限制，也可能就是神的丰富。当道成肉身之前，神的丰富是没有边际的。当道成肉身之后，神的工作就在这肉身之内，神的能力也就在这肉身之内，神不在这个肉身之外作甚么，也就是说，神要受这个肉身的限制。但我们在圣经里所看见的，这一个肉身并没有限制神。这肉身可能限制神，但事实上没有限制神。这一个肉身充充满满的彰显了神的丰富。神的丰富就是这一个肉身的丰富。

那时神将祂自己摆在这一个肉身之内，今天神将祂自己摆在教会里面。今天神的能力在教会里面，今天神的工作也在教会里面。在福音书里的时候，神不在那一个肉身之外有祂的工作，所有的工作都赐给子；今天也照样，神将所有的工作都交给教会，在教会之外神不作工。神不单独作工，神也没有藉着别的来作工，神乃是藉着教会来作工。从五旬节一直到今天，神的工作是藉着教会作出来的。当初，神如何将祂自己完全的、无限的、没有保留的摆在一个人里面，摆在基督里面，今天神也是完全的、无限的、没有保留的将祂自己摆在教会里面。所以，教会在神面前的责任是何等重，教会可能限制了神的工作，教会可能限制了神的出来。

拿撒勒人耶稣，祂就是神。神在祂里面彰显，祂并没有使神受限制，因为祂从里面到外面完全是为着神的。祂的情感是神的情感，祂的思想是神的思想，祂生活在地上的时候，祂自己能说，我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。（约六 38。）子凭着自己不能作甚么，子所作的乃是从父那里所看见的；（五 30；）子凭着自己不能说甚么，子所说的乃是从父那里所听见的。（八 26。）在这里，我们看见有一个人，神将祂自己摆在祂里面，能穀说，祂是道成肉身，是神成为人，是完全的。到有一天，神将祂里面的生命分给人的时候，祂能说，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（十二 24。）祂将生命释放出来，祂没有拦阻，祂没有限制。今天神也挑选教会作祂的器皿，神也将祂自己摆在教会里面，神也把祂的能力和祂的工作摆在教会里面。神要藉着教会有一条路走出去。教会是神说话的器皿，教会是神彰显能力的器皿，教会是神作工的器皿。今天教会若能让神有一条路出来，神就能彰显祂的能力和祂的工作。今天教会如果不行，也就限制了神。

福音书基本的教训，就是神在一个人里面；书信基本的教训，就是神在教会里面。福音书告诉我们，神只在一个人里面，没有在第二个人里面，没有在任何其他的人里面，神只在耶稣基督一个人里面。书信也是给我们看见，神只在教会里面，神不在任何的团体里面，神不在任何的集会里面，神只在祂的教会里面。愿我们的眼睛能被开启，看见这个荣耀的事实。

当我们看见这个荣耀的事实，我们就自然而然仰起头来远远的望着天说，“神阿！我们所给你的拦阻是何等大！”当全能的神住在基督里面的时候，全能的神仍然是全能的，没有一点限制，没有一点减少；今天神的盼望，神的目的，乃是当祂自己住在教会里面的时候，全能的神仍然是全能的，是没有限量的。神要在教会里也像祂在基督里一样没有拦阻的彰显出祂自己来。所以教会如果有限制，那也就是神受了限制。教会的无能，就变作神的无能。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。这些话，我们只能恭恭敬敬的来说它。简单说来，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拦阻，就变作神的拦阻；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限制，就变作神的限制。神如果不能从教会身上出来，神就没有出路。今天神的路是在教会里。

为甚么圣灵的管治这么紧要，灵和魂的分开这么紧要？为甚么外面的人必须破碎，必须藉着圣灵的管治来破碎？这没有别的缘故，就是要让神能从我身上有路出去。千万不要误会我们所讲的只是个人属灵经历的问题。我们所讲的不只是个人属灵经历的问题，乃是和神的路发生关系，和神的工作发生关系。这是一个大的问题：我们人该不该限制神？神在我们身上自由不自由？只有我们在神面前受了对付，受了破碎，神在我们身上才能不受限制。

教会如果要给神一条路，我们这些人就必须受神的对付，让神来拆毁我们外面的人。这个外面的人，就是我们最大的拦阻。外面的人的问题不解决，教会作神的路的问题就不能解决。如果神施恩，叫我们外面的人能被拆毁，祂在祂的工作上就要怎样的用我们作祂的路！

拆毁与神工作的路

现在我们要来看，外面的人被拆毁以后，我们如何能读神的话，如何能作话语的执事，如何能传福音。

读圣经

关于读圣经，有一个事实，就是甚么种的人就读出甚么种的圣经来。许多时候，人是用他那个不顺服的思想，纷乱的思想，自作聪明的思想在那里读圣经。这样，他所读出来的圣经，都是他的思想，而摸不着圣经的灵。我们如果盼望能从圣经里遇见主的自己，我们那个不顺服的思想，不和谐的思想，就必须被神打破。如果我们的思想仍然是那样的不顺服、不和谐，那么，不管我们是多聪明，这个聪明一点用处都没有。我们可以把自己的聪明看为了不得，但是从神看来却是一个大拦阻。不管我们多聪明，我们总没有法子凭着自己的聪明进入神的思想。

读圣经最少有两个需要：第一需要我们的思想进入圣经的思想，第二需要我们的灵进入圣经的灵。写圣经的人，或者是保罗，或者是约翰，他在写那一段话的时候是怎样想的，你也怎样想，你的思想要进入他的思想。他的思想怎样开始，你的思想也怎样开始；他的思想怎样发展，你的思想也怎样发展；他想到甚么理由，你也能想到甚么理由，他想到那里有个甚么教训，你也能想到那里有个甚么教训。换句话说，你的思想像一个齿轮一样，他的思想也像一个齿轮一样，他的齿轮和你的齿轮是合得起来的。你的思想进入了保罗的思想，你的思想进入了约翰的思想，你的思想进入了圣经的思想，你的思想进入了被神默示的思想，这样，你才能明白圣经的话到底是甚么。

有的人读圣经，是以他自己的思想为主体，不过想采纳一点圣经里的思想，作他的材料。在他的头脑里，有他自己的道理在那里转动，他不过盼望从圣经里面得着一点材料来装在他的道理里面而已。我们站起来讲道，一个有经历的人，只要听我们讲五分钟、十分钟，就能知道我们是用自己的思想在那里引圣经呢，或者是我们的思想进入了圣经的思想。这两个完全不一样，是在两个世界里讲道。有的人站起来讲道，他也许是照着圣经在那里讲，讲得很好听；但是，他的思想是和圣经的思想相左的，是和圣经的思想合不起来的。另一种相反的情形，就是当他在讲圣经的时候，他的思想进入了圣经的思想里面，他的思想是和圣经的思想一致的，是和圣经的思想合得起来的。这一种情形是正常的，但不是每一个人所能达到的。要使自己的思想能进入圣经的思想，就需要破碎外面的人。外面的人不破碎，连读圣经都不行。不要以为因为没有人教我们，所以我们读圣经读不好，要知道是因为我们这个人不行，我们的思想没有被神制伏，所以我们读圣经读不好。你一被神打碎，你就没有你自己的活动，你就没有你主观的想法，你就慢慢的，好像很软弱的，零零碎碎的，起首摸着主在想甚么，你就能摸着写圣经者的思想，跟着他去想。必须在外面的人被打破之后，才能进入神话语的思想，外面的人就不再是你的拦阻。

读圣经，要你的思想能进入写圣经者的思想，要你的思想能进入圣灵的思想，这是要紧的，但还不过是初步。没有这个，不能读圣经，有了这个，也不一定就能读圣经，因为圣经不光是思想。圣经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，就是在这本书里面，神的灵出来了。不管是彼

得，是约翰，是马太，是马可，每一个写圣经的人，当圣灵默示他们写圣经的时候，一面他们是顺着思想写，另一面他们的灵是顺着圣灵出来了。有一件事是世界上的人所没有法子明白的，就是在圣经的话语里有灵，灵被释放出来，就像先知的讲道一样。你今天如果听见一篇先知的讲道，你要看见不只有话，不只有思想，还有一个东西，是莫名其妙的东西；但在你里面是清楚的，那个我们称它作灵。在圣经里不只有思想，并且是灵出来了。所以读圣经还有一个基本的条件，也是最要紧的条件，就是你的灵能出来，能摸着圣经的灵。你的灵要摸着圣经的灵，你才能领会圣经说的是甚么。

比方说，一个顽皮的孩子故意把人家的玻璃窗打破了，那个人家的主人就出来，很重的责备这个孩子。孩子的母亲知道了这件事，也把她的孩子责备一顿。在这里我们觉得，那个房主人责备孩子，和那个母亲责备孩子不一样。外面同样是责备，但是里面责备的“灵”却不一样。那个房主人的责备是生气，他的灵是怒气的灵；那个母亲那样责备她的孩子，她在那里有爱，有教育，也有盼望。她那个责备是有盼望的责备，是有教育的责备，是充满了爱的责备。那个灵完全不一样。

这不过是一个很浅的比喻。写圣经的灵，比这个强多了。写圣经的灵乃是永远的灵，写圣经的灵今天还在这里，一直充满在圣经里。如果我们外面的人被打破了，我们的灵能出去，就当读圣经的时候，不只思想能进入圣经的思想，并且还能摸着那个灵，摸着当初写圣经时候的灵。如果你的灵不能出去，不能摸着写圣经者的灵，你就无论如何不能明白神的话，圣经在你手里就是一本死的书。所以，话又得说回头，基本的问题是外面的人有没有被破碎。只有当我们外面的人被破碎，我们的思想才能变作可用，我们的灵也才能出来，神在这件事上才不会受我们的限制。所有的难处，就是我们一直拦阻神，连在读圣经的事上我们都拦阻神，都不能给神自由的路。

话语的执事

神在祂的工作里，一面要我们明白祂的话，这是祂工作的起点；另一面祂愿意将祂的话一句或者几句摆在我们的灵里，像一个负担一样，要我们将这一句或者几句的话拿来服事教会。行传六章四节说，“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。”在希腊文里面，“道”是一个名词，“传”也是一个名词。“传道”这个辞译得更准一点，就是道的执事，话语的执事。“执事”的意思就是服事。话语的执事，就是用神的话来服事人。

我们的难处是甚么？就是里面有话，却不能释放出去。有的人灵里的确有话，里面有相当重的负担，觉得要把这个话传出去给弟兄姊妹知道，但是他站在讲台上讲了一句，里面还是那么重，讲了两句，里面还是那么重；讲了一分钟，里面还是那么重，讲了一点钟，里面还是那么重。话语不出去，外面的人不能替他传达里面的负担。他要把里面的负担传出去，他要把里面的道讲出去，可是他外面的人没有给他一句相当的话，怎么说还是那么重。他来的时候担子是多么重，他去的时候担子还是多么重。这只有一个缘故，就是他外面的人没有被破碎，外面的人不能帮助里面的人，反而成了里面的人的拦阻。

如果他外面的人被破碎过，他就自然能说得出来；他里面有负担、有话，他外面的人的

思想会有一句合式的话，刚刚好来表明他里面的意思。他里面的话一说出去，他里面的负担就轻了。他觉得越说越轻松，他觉得这是他的工作，这是用神的话来服事了教会。所以，里面的负担需要外面的思想给它恰当的话。如果外面的人没有被破碎，外面的人不顺服里面的意思，外面的人不顺服里面的感觉，外面的人不顺服里面的灵，那么，外面的人要去摸里面的感觉却摸不着，要说一句恰当的话却说不出，结果，神就没有法子从他里面出来，神受了拦阻，神得不着路，教会也得不着帮助。

我们要记得，外面的人在话语的执事里是一个最大的拦阻。许多人以为聪明的人有用。这是错误的思想。不管你多聪明，外面的人绝不能代替里面的人。只有外面的人被拆毁，被打碎了，就自然而然里面的人能生出思想来，生出话语来，从外面的人冲出去。就是这个外面的人的壳子必须被神打破。这个壳子越被打破，灵里的生命就越能出来。壳子如果留着，灵里的负担就不能出来，神的生命，神的能力，就没有法子从你身上流到教会去，你就不能作话语的执事。神的生命和能力，最多的时候是藉着话语供应出去的。你外面的人没有被击打，没有伤口，你里面的人就没有法子出去。来听你讲道的人，听见了你的声音，但是摸不着生命。你要给人，但人还是不能得着。你里面有话，但你外面说不出，外面的人在那里拦阻你。

主耶稣的事是非常宝贵的，有人摸着祂衣裳的缝子，就得着祂的能力。主耶稣的衣裳缝子是在祂人的最外面的地方；在祂人的最外面的地方，也能摸着祂的能力。我们的难处就是里面有生命，外面流不出生命；里面有话，外面说不出来；里面有神的工作，外面有了拦阻，没有法子出去。这就是神在我们身上没有自由的路，神不能从我们身上自由的出去。

传福音

人常有一个错误的领会，以为人听福音乃是听见道理对了才相信，或者以为人的情感被激动了所以才相信。但事实并不是如此；凡只被情感激动而表示信主的人，不会长久；凡是思想被说服的人，也不会长久。思想可以用，情感也可以用；但光是思想，光是情感，就不彀，因为人得救不是从情感、从思想来的。一个罪人能俯伏在神面前，就是因为你那个灵能发出光来，你那个灵能这么一下冲出去，人就倒下去。所以我们需要一个能出去的灵，才能有福音传出去。

有一位作矿工的弟兄，他是被神重用的。他写了一本书，叫作“见与闻，”说到他传福音的经历。我们读这本书的时候很受感动。他不是一个特别有学问的人，也不是一个特别有恩赐的人，他是一个很平常的弟兄，但是因为他把自己完全交给主，主就重用他到这个地步。他的特点在那里呢？他的特点就是他的人是被破碎的，他有一个出来的灵。他第一次讲道，是在二十三岁，也就是他初得救的时候。他在一个聚会里面听一位传道人讲道，他心里迫切的要救人，他就请求传道人让他上去讲。可是他一上去，一句话也讲不出。他心里充满了救人灵魂的热火，眼泪像潮水那样涌出来，最后，他喊着讲了两三句话。那时，神的灵充满了聚会的地方，人都感觉到自己的罪和失丧的情形。在这里有一个人，他虽然年纪轻，但他外面的人是被破碎的，他没有多少话，但他的灵出来了，人也就得救

了。他一生救了很多。我们读他的历史，就知道这个人是有灵出来的人。

这就是传福音的路。传福音的路就是灵的出来。外面的人的刚硬没有了，外面的人是破碎的，所以灵能出来。你每一次看见人还没有得救，你就觉得非救他不可，你的灵就能出去。这是基本的问题。传福音纯粹是在乎外面的人被破碎，里面的灵能敲出来摸着人。是你的灵出去把人的灵碰一下，是神的灵出去把人黑暗的灵点一下，人就莫名其妙的得救了。如果你那个外面的人捆住灵，神在你身上就没有路，福音在你身上就没有路。我们一直注意对付外面的人，就是因为所有的难处都在我们这个人身上。我们这个人没有受对付，道理再背得多一点也没有用。能救人的，是我们的灵摸着人的灵。我们的灵如果摸着人的灵，这个人非仆倒在神面前不可。我们的灵如果能大大的释放出去，人就没有法子不俯伏在神面前。

神在这些年间是走恢复的路。神不愿意人相信得救了，过多少年才对付罪，过多少年才奉献，过多少年才听见呼召跟从主。主正在走恢复的路，福音也得恢复，福音的果子也得恢复。应该是人一相信就从罪恶里出来，人一相信就完全奉献给主，人一相信就打破玛门的力量，就像在福音书里，在使徒行传里，主当初所拯救的人一样。如果福音是走恢复的路，那么传福音的人必须让主在他身上有通达的路。

我们相信，在主走恢复的路的时候，恩典的福音要和天国的福音合为一个。在福音书里，天国的福音和恩典的福音没有分别，到了后来，好像听见恩典福音的人没有听过天国的福音，好像恩典的福音和天国的福音是两个。但是到了一个时候，恩典的福音仍旧要和天国的福音合一，接受主的人也就是撇下一切的人，接受主的人也就是完全奉献给主的人。人的得救，不是贫穷的得救，而是厉害的得救，彻底的得救。

这样，我们就得在主面前低下头来说，福音要恢复，传福音的人也要恢复。要福音能进到人中间去，就要让神从我们身上出去。传福音需要更大的能力，也就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。如果我们盼望福音能被恢复，如果我们盼望传福音的人能被恢复，我们就必须把一切都摆上，对主说，“主！我把我自己一切都摆上，我盼望你在我身上有路，我盼望教会在我身上也有路；我盼望我不作拦阻你的人，我盼望我不作拦阻教会的人。”

主耶稣从来不是神的限制，祂从来没有限制过神。将近二千年来，神在教会里一直作工，要作到一个地步，教会也不是神的限制。基督如何完全彰显神，而不是神的拦阻，教会也要如何完全彰显神，而不是神的拦阻。神一步一步的教训，神一步一步的对付，神一次又一次在祂儿女身上剥夺，神一次又一次在祂儿女身上击打，神就是这样对付教会，神一直这样作，要作到有一天，使教会不是神的拦阻，而是神的彰显。我们今天只得低下头来说，“主阿！我们惭愧；主阿，我们耽误了你的工作，我们拦阻了你的生命，我们拦阻了你的福音，我们拦阻了你的能力。”我们每一个都要对神说，“神阿！我把我所有的都摆上，我盼望你在我身上有路。”如果我们盼望福音有彻底的恢复，我们自己就得有彻底的奉献。愚昧的就是我们只觉得我们传福音的能力赶不上当初教会的能力，而忘记了当初的奉献和我们的奉献不一样。福音要被恢复，奉献就得恢复，两方面要一样的彻底。盼望神在我们身上有路可以出去。

奉献与管治

我们要外面的人被破碎，就需要在主面前有奉献；但是，我们的奉献解决不了所有的问题。奉献只是表示我们这一边的意思，表示我们愿意无条件、无保留、无限制的奉献给神。我们可以在五分钟、一分钟之内将自己交在神手里，但这并不是说，神在五秒钟、一分钟之内就把我们这个人对付好了。我们愿意完全的奉献，不过是说我们在属灵的路上刚刚起头走，并不是说神已经作好了祂的工作。所以一个人能不能被神用，奉献还不是一切的条件。有了奉献，还要有圣灵的管治。圣灵的管治是非常要紧的事。这和我们能不能被神用发生极大的关系。需要我们的奉献加上圣灵的管治，然后才有可用的器皿。没有奉献，圣灵的管治在许多时候就有困难；但奉献也不能代替圣灵的管治。所以我们要注意圣灵的管治。

奉献乃是在我们所得着的光里来把我们自己奉献给神，管治乃是圣灵在祂的光里来对付我们。奉献只能照着我们所领会到的来奉献，只能照着属灵的眼睛所能看见的来奉献。到底我们的奉献包括有多大，老实说，我们自己都不知道。我们不是充满了无限亮光的人，我们的光非常有限。我们认为得着最大的光的时候，从神看起来可能还是黑暗。我们凭着自己的光所奉献给神的，永远不能满足神的要求。换句话说，神的要求超越过我们所能奉献的。我们的奉献不能满足神的心，因为我们知道的有限，我们的光有限。但是，圣灵的管治就完全不一样。圣灵的管治是神在祂自己的光中看我们有甚么需要。不是我们看，是神看。神知道我们有某种的需要，神就藉着祂的灵在环境里替我们安排某种的遭遇，来把我们外面的人拆毁。所以，圣灵的管治远超过我们的奉献，并且是超越过不知道多少倍，这里面有极大的差别。

圣灵的工作乃是根据于神的光，圣灵的工作是照着神所看见的来作。所以只有圣灵的管治才是彻底的、完全的。我们自己是莫名其妙，到底我们该遭遇甚么，我们不知道。就是我们拣选最好的时候，还是充满了错误。我们自己以为这是我们所需要的，常常不是神所认为我们需要的。我们这一边所看见的，也许不过是千万分之一，但是圣灵在那一边替我们安排的时候，祂是按着神的光来安排的。圣灵所安排的管治，是远超过我们的思想的。许多时候，我们没有豫备得着这个管治，我们也以为根本没有这个需要，所以当圣灵的管治临到我们身上，就叫我们惊奇骇异。圣灵在环境里所安排给我们的，不是我们所料想得到的。有许多圣灵的管治都是突然而来的，好像神没有豫先通知我们，就给我们一个相当大的击打。我们自以为活在光中，但神看这是非常微细的光，甚至神不以为是光，而圣灵是以神的光来对付我们。我们想我们认识自己的情形，但事实上我们不认识，只有神认识。从我们接受祂起，祂就替我们安排我们的遭遇。祂所安排的都是与我们有最大的益处，因为祂认识我们，祂知道我们的需要。

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，有积极的部分，也有消极的部分；有建立的部分，也有拆毁的

部分。我们重生以后，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了，但是我们外面的人叫祂不得自由，好像人穿了一双又硬又窄的新鞋，反而不能走路。外面的人给里面的人难为，里面的人不能支配外面的人。因此从我们得救的时候起，神就要对付我们外面的人，破碎我们外面的人。神对付我们这个外面的人，不是用我们所认为需要的方法，乃是祂看我们需要甚么，祂看我们这个人甚么地方过分的强，在甚么地方是我们里面的人所不能支配的，祂就按着祂所知道的来对付我们。

圣灵破碎我们外面的人的方法，不是藉着叫我们里面的人刚强，不是藉着叫我们里面的人多得恩典。这不是说不要里面的人刚强，乃是说神对付我们外面的人，另有祂的方法。圣灵是藉着外面的事来叫我们外面的人衰微。如果要里面的人来对付外面的人，这不大容易，因为这两个性质不一样，里面的人不容易叫外面的人受伤，里面的人不容易叫外面的人受击打。但是，外面的人和外面的事的性质是一样的，外面的人很容易受外面的事的影响。外面的事能叫外面的人受击打，外面的事能叫外面的人痛，外面的事能伤外面的人，远过于里面的人所能作的。神是用外面的事来对付我们外面的人。

圣经上说，“两个麻雀，不是卖一分银子么？”（太十 29。）又说，“五个麻雀，不是卖二分银子么？”（路十二 6。）一分买两个，两分买五个，这是很便宜的，第五个是加给你的，是不要钱的，但是，“若是你们的父不许，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。”（太十 29。）圣经又说，“就是你们的头发，也都被数过了。”（30。）“数过”译作“号过”更准确，不只每一根都数过，并且每一根都是编过号的。因此，我们就可以明白，在基督徒身上所有的环境，都是神安排的，没有一个环境是我们偶然遇见的。神要我们看见，一切都在祂的安排之下。

神安排这一切的时候，是根据于祂所知道的我们的需要。祂知道怎样能与我们里面的人最有益处，怎样能把我们外面的人拆毁干净。祂知道某一件外面的事可以拆毁我们外面的人，就叫我们一次遇见，两次遇见，接二连三的遇见。你要在神面前看见，过去这五年十年，你所遇见的事，都是神替你安排，来教育你的。你如果埋怨谁害了你，你就太不认识神的手；你如果以为自己命运不好，你就根本不认识圣灵的管治。我们要记得，我们身上所有的事，都是神的手量好了给我们的，这一切都是与我们最有益处的。我们自己也许不会挑选这个，但是神知道这与我们最有益处。如果不是神安排这些管治，我们不知道已经落到甚么地步。这些安排是保守我们干净，把我们摆在祂的路上。这些安排是最好的，神不能给我们比这些更好的。许多人不能顺服，口里有埋怨，心里有反感，这是很愚昧的事。我们要记得，这一切都是圣灵所量给我们的，都是最好的。

一个人一得救之后，圣灵就开始作这些事。但圣灵要能自由的作这些事，还要等到一个时候。甚么时候圣灵才能自由的作呢？要等我们奉献。人得救的那一天，就是圣灵开始给我们管治的时候；人奉献的那一天，就是圣灵自由的给我们管治的时候。人得救以后，虽然还没有奉献，还是非常爱自己，很少爱主的心，但是你不能说圣灵的管治没有在他身上，圣灵还是在那里安排，圣灵还是藉着各种事情要带他到神面前去，要把他外面的人打破。不过，在这样一个没有奉献的人身上，圣灵并没有自由的作。是当一个人蒙了神的光照，把自己奉献给神之后，圣灵才自由的作。你到了一个地步，觉得你这个人不能凭着自

己活，不能为着自己活，你在你那一边所有的微细的光中，来到神面前说，“我把我自己奉献给你；生也好，死也好，我把我自己奉献给你。”这样，圣灵在你身上的工作就要加强。奉献是要紧的，奉献能让圣灵自由的作，不受限制的作。所以你不要希奇，为甚么当你奉献之后，有许多遭遇都是在你理想之外的。这没有别的，因为你曾将你自己无条件的交在主的手里，因为你曾对主说，“主！按着你的看法，把对我最有益的事作成功在我身上。”你这样奉献之后，圣灵就自由的作在你身上，没有顾忌的作在你身上。我们不走主的路则已，我们要走主的路，就绝对要注意圣灵管治的工作。

最大的受恩之法

一个基督徒自从得救那天起，神一直给他恩典来造就他。人从神面前得着恩典，有许多方法，这些方法我们叫它作受恩之法。像祷告就是一个受恩之法，因为我们藉着祷告能到神面前去得恩典；听道也是一个受恩之法，因为我们藉着听道能到神面前去得恩典。“受恩之法”这个说法相当好，教会这几百年来都接受这个说法。我们需要有受恩之法来接受恩典。我们自从作基督徒起，天天的生活都是一个受恩之法又加上一个受恩之法，再加上一个受恩之法。这就是说，我们聚会，我们听道，我们祷告，我们这样，我们那样，我们都能从中得着恩典。在这里我们要注意一件事，就是有一个最大的受恩之法，是我们所不可忽略的，这就是圣灵的管治。也就是说，在基督徒的生活中，大部分的受恩之法是在圣灵的管治里。你的祷告，你的读经，你的聚会，你的听道，你的等候，你的默想，你的赞美，你所有的受恩之法，都不及圣灵的管治这一个受恩之法。神给我们这么多的受恩之法，没有一件比圣灵的管治更要紧。圣灵的管治是最大的受恩之法。

我们回头去查看我们的受恩之法，就知道我们在神面前到底走了多少路。如果我们属灵的长进光是靠着祷告，或者光是靠着听道，光是靠着读圣经；如果我们主要的受恩之法不过是这一些的话，我们就已经失去了一个最主要的受恩之法。我们天天所经过的事，无论是在家庭里的，在学校里的，在工厂里的，甚至走在路上遇见的，这各种各样的事，都是圣灵在那里为我们安排，为的是叫我们得着最高的帮助，得着最大的益处。如果这些益处我们没有得着，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最大的受恩之法，没有接受这个最大的受恩之法，这就是最大的损失。圣灵的管治是非常重要的，是基督徒一生中最主要的受恩之法。读圣经不能代替圣灵的管治，祷告不能代替圣灵的管治，聚会不能代替圣灵的管治，各种各样其他的受恩之法都不能代替圣灵的管治。我们需要祷告，我们需要读圣经，我们需要听道，我们需要各种各样的受恩之法，这些都是极宝贵的，但是，没有一样能代替圣灵的管治。如果我们在圣灵的管治这一方面没有学习，我们一定作不好基督徒，也一定没有法子事奉神。听道可以叫我们里面得餽养，祷告可以叫我们里面得苏醒，读神的话可以叫我们里面得滋润，帮助别人也可以叫我们的灵得释放；但是，如果我们外面的人仍然那样强，那么，人遇见我们的时候，就遇见搀杂，就觉得我们这一个人不是干净的。人一面觉得你的热心，一面又觉得你的搀杂；一面觉得你实在爱主，一面又觉得你也爱你自己；一面觉得在这里有一个宝贵的弟兄，一面又觉得在这里有一个刚硬的弟兄，外面的人没有被拆毁。我们得着造就，不只在听道的时候，不只在祷告的时候，不只在读经的时候，我们最大的造就，是在圣灵的管治里面。

所以在我们这一边需要一个完全的奉献，但绝不可以认为奉献能代替圣灵的管治。要知道奉献乃是给圣灵一个机会自由去作。你说，“主！我把自己交在你手里，让你自由去作。主！你觉得我需要甚么，你就给我甚么。”我们对于圣灵所安排的，如果能服得下来，我们就要得益处。就是这个服得下来叫我们得益处。我们如果服不下来，一直和神闹意见，常常要凭着自己作，那么，无论怎么作，路总是不正直的。在我们这一边，基本的问题就是能不能没有条件的，没有限制的，没有保留的将自己交给神，让神自由的对付我们。如果我们明白神一切的安排都是为着我们最高的益处，就是使我们感觉为难的事，也都是我们的益处，我们肯把自己那样的交给神，我们就要看见圣灵利用各方面的事来对付我们这个人。

各样的对付

有的人特别在某些东西上得不着释放，主就在他的东西上特别对付他，一件过一件的对付他，连衣服饮食那些最细微的东西，神都不放松。圣灵是何等仔细，祂不忽略一件东西。你爱一件东西，你自己还不知道，祂却知道，祂会对付，对付得非常仔细。到有一天，这些东西被拆光了，你就得着释放，得着完全的自由。有许多人，圣灵是在某些事情上来对付他，他所舍不得的事，主一件一件不放松的对付。在这些对付里面，我们能看见圣灵是何等周到，我们自己所没有想到的事，我们自己所忘掉的事，主都想到，主都没有忘掉。神的工作是完全的。没有达到完全，神不停止祂的工作。没有达到完全，神不满意。有的时候，神要藉着人来对付你，安排你所生气的人，安排你所妒忌的人，或者安排你所看不起的人来对付你，也常常安排你所爱的人来对付你。在你没有受对付之前，你还不知道自己是多污秽，多搀杂；你受了神的对付，你才看见你的搀杂是何等的多。已往你还以为你是完全为着主，等到受了圣灵的管治，你才知道许多外面的事对于你的影响有多大。

有的时候，祂对付我们的思想。因为我们的思想混乱，我们的思想野蛮，我们的思想凭着自己，我们的思想没有约束，我们常常自作聪明，我们以为甚么都晓得，我们常常觉得自己比别人想得更周到，所以，主让我们一次碰壁，二次跌倒，叫我们不敢乱用我们的思想。我们如果大蒙恩典，我们就要怕自己的思想像怕火一样。手一碰到火，立刻就收回来；我们一碰到自己的思想，也立刻就退回说，这不是我所该想的，我怕我的思想。或者神在环境里有各种各样的安排，来对付我们的情感。有的人情感过分强烈，他觉得快乐的时候，没有法子叫他停下来；他觉得苦闷的时候，没有法子叫他得安慰；他整个人都生活在情感里。他如果觉得苦闷，就没有法子叫他唱诗；他如果觉得快乐，就没有法子叫他轻浮；快乐引他到轻浮，苦闷引他到懒惰，他完全受情感的支配。当他活在情感里的时侯，他以为情感是对的。因此，神要藉着各种各样的环境来对付他的情感，叫他忧愁也不敢忧愁，快乐也不敢快乐，他这个人只能靠着神的恩典活着，只能靠着神的怜恤活着，不能靠着他的情感活着。

有的人的难处特别是在思想上，有的人的难处特别是在情感上。不过，这种反常的思想或者反常的情感，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；（虽然有这种情形的人也不在少数；）外面的人最大的难处，最普遍的难处，是在意志。因为我们的意志没有被对付，我们的情感才变

作难处，这个根是在我们的意志里。因为我们的意志没有被对付，我们的思想才变作难处，这个根也是在意志里。我们嘴里说“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，”是一件相当容易的事，但是碰见事情的时候，我们有多少时候真是让主作主呢？人越不认识自己，越容易说这话。人在神面前越没有蒙光照，越以为顺服神是容易的事。人越是说出便宜的话来，越是证明他还没有出过代价。话说得很亲近的人，恐怕离开神还很远。因为没有光就很容易说亲近的话，但事实上不知道离开神有多远。是要经过神的对付之后，才真的看见自己是何等刚硬的人，何等会出主意的人。神要对付我们的意志，叫我们这个人变作软的、驯的。有的人意志相当硬，他总是相信自己，自己的意见总是对的，自己的感觉总是对的，自己的办法总是对的，自己的看法总是对的。保罗在神面前蒙恩的点有好几个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，我们想就是腓立比书所说的，“不靠着肉体，”意思就是我再也不信任我的肉体。我们也要被神带到一个地步，不敢相信自己的断案。神要让我们一直错，错到一个地步，我们不得不承认说，我已往都是错的，将来还是要错的，我实在需要主的恩典。许多时候，主让你因着自己的断案得着非常严重的后果。你断定一件事，结果失败了；再断定一件事，又失败了；而且失败得凄惨，甚至落到不堪收拾的地步。主使你一次一次受击打，到你下一次再下断案的时候，你要说，“我怕我的断案，像怕地狱的火。我怕我的断案有病，我怕我的看法有病，我怕我的办法有病。主！我真是会错的人，我就是会错！主！你若不怜悯我，你若不扶持我，你的手若不挡住我，我就是错！”这样，你外面的人就起首被拆毁，你就不敢相信自己。有许多时候，我们的断案是那么轻易，看法是那么简单，但是，等到我们在神面前一次一次受对付，被拆毁，经过各种失败之后，就会服下来说，“神，我不敢想，我也不敢定规。”神要藉着各种的事情，各种的人，从各方面来对付我们，这就是圣灵的管治。

圣灵的管治这个功课，是永远不会缺少的。有的时候，话语的供应会缺少，别的受恩之法会缺少，但是，圣灵的管治这个受恩之法是永远不会缺少的。在话语的供应上，可以因着环境的限制而没有得着，但是圣灵的管治没有环境的限制，圣灵的管治反而因着环境的限制更彰显。你能说，没有机会听道，你不能说，没有机会顺服圣灵的管治。你能说，没有机会得着话语的供应，你不能说，没有机会得着圣灵的教训。因为圣灵是天天在那里有安排，随时随地都给你机会去学习功课。

你如果能降服在神面前，那么，圣灵的管治就正合你用，而且远超过话语的供应。我们应该认识这条路，千万不要弄错了，以为只有话语的供应是受恩之法，而忘记了圣灵的管治乃是最大的受恩之法。在这么多受恩之法中，圣灵的管治是最大的受恩之法。圣灵的管治不是有学问的人能得着，没有学问的人不能得着；不是聪明的人能得着，迟钝的人不能得着；不是有恩赐的弟兄能得着，没有恩赐的弟兄不能得着。圣灵的管治没有偏待，无论谁，凡是神的儿女，都能无条件的把自己交在神的手里，都能看见有圣灵的管治在他身上。在圣灵的管治里面，能得得到非常实际的学习。有的人也许要想，我如果有了话语的供应，有了祷告的恩典，有了信徒的交通，有了许多受恩之法，岂不是很好么？要知道其他所有的受恩之法没有一样能代替圣灵的管治。祷告不能代替圣灵的管治，话语的供应不能代替圣灵的管治，读经不能代替圣灵的管治，默想也不能代替圣灵的管治，因为你不仅需要被建立，你还需要被拆毁。在你这个人身上，有太多的东西，不能带到永世里去的东西，都要被拆毁。

实行的十字架

十字架不光是道理，并且要实行出来。十字架要实行在我们身上，把我们自己的东西都拆毁了。我们一次被击打，二次三次被击打，十次二十次被击打，自然而然，到了一个时候，我们就不敢放肆，不敢骄傲了。不是当我们骄傲的时候赶快用记性去记得不应该骄傲。记住的不骄傲，五分钟就过去。只有经过神的责打，骄傲才爬不起来。本来我是骄傲的，经过神责打一次、二次、十次、二十次，我服下来了，我就不再骄傲了。教训、道理、记性，不能拆毁外面的人。只有神的责打，只有圣灵的管治，能拆毁我们外面的人。是被神对付到一个地步，自然而然我不敢骄傲。并不是勉强去记住，并不是因为前几天听见某弟兄这样说，所以我要这样作，根本不是照着这些教训去作，而是我的骄傲被打掉了，打走了，看见我自己的办法、看法，就像看见火一样，怕给它烧痛。我们乃是靠神的恩典，不是靠记性。神要把我们打到一个地步，不管我们记得不记得，我们总是那个样子。这个工作是可靠的工作，是长久的工作。等到有一天，主将这些事作成在我们身上的时候，不只我们里面能受恩，不只我们里面能刚强，并且这个外面的人，从前拦阻主的，破坏主工作的，破坏主旨意的，打断主同在的，也被破碎了。从前外面的人和里面的人不能连在一起，今天外面的人是恐惧战兢的，谦卑俯伏的，是服在神面前的，而不是和里面的人合不起来，好像闹别扭似的。

我们每一个人在主面前都是需要受对付的。我们回头去看已往的年日，主是一件一件在那里对付我们，非把我们外面的壳子打破不可，非把我们外面的独立、骄傲、自私打掉不可。回头去看，主所作的都是有意义的。

我们盼望神的儿女能看见甚么叫作圣灵的管治。神要叫人认识：我自己是可怜的人，我是多次抵挡主，我是多次失败，我是多次看不见光，我是多次凭着自己，我是多次骄傲，我是多次狂放，如今我知道主的手要破碎我这个人，我愿意没有限制的，没有保留的交在主的手里，盼望这个破碎能成功在我身上。弟兄姊妹们，外面的人非被破碎不可！不要一方面保留外面的人不被破碎，一方面又想要里面的人得着建立。我们要注意破碎的工作，我们也就自然会看见建立的工作。

神对于我们外面的人，不只要破碎，还要分开。神要拆毁我们外面的人，神也要我们外面的人不缠累里面的人，神要使我们的灵与魂—里面的人与外面的人—能彀分开。

搀杂的灵

在神的儿女身上有一个难处，就是灵与魂的搀杂。甚么时候他的灵一出来，他的魂也出来。你难得看见人有干净的灵。许多人就是缺少这个干净。就是因着这个搀杂，所以神不能用他。工作的头一个条件，乃是灵的干净不干净，而不是能力的大或小。多少人盼望有大的能力，却忽略了灵的干净。他虽然有力量来建造，但是他缺少干净，所以他的工作就不能不被拆毁。一面他在那里用能力来建造，另一面他用他的搀杂来拆毁。一面他的确有神的能力，可是同时他这个人的灵有搀杂。

有人也许以为只要在神面前得着了能力，那么所有属乎他自己的一切好像都可以升华，都可以被神使用。其实绝没有这件事，属乎外面的人的东西仍然是外面的人的。我们越认识神，就越宝贵干净过于宝贵能力。我们宝贵这个干净。干净就是在属灵的能力之外，没有外面的人的搀杂。一个人外面的人没有受对付，就不能盼望他出来的能力是干净的。他不能因着他有属灵的能力，有工作的果效，就认为可以把他自己搀杂在里面；如果是这样的话，这就是一个困难，这就是一个罪。

多少青年弟兄，一面他们知道福音是神的大能，而另一面，在他们传福音的时候，把自己的聪明也摆到里面去，把自己的轻浮也摆到里面去，把自己的笑话也摆到里面去，把自己个人的感觉也摆到里面去，叫人同时摸着神的能力，也摸着他们的自己。也许他们本人还不觉得，但是在干净的人身上立刻觉得这里有搀杂。多少时候，我们作神的工作，外表上是热心，事实上有我们的喜好搀杂在里面。多少时候，以外表来看，我们是遵行神的旨意，但事实上乃是因为这一次神的旨意恰巧合乎我们的意思。多少神的旨意里面搀杂了人的喜好！多少热切里面搀杂了人的感觉！多少坚强为神站住的里面搀杂了人刚硬的性格！

搀杂是我们最大的难处。所以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，就是要破碎我们外面的人，同时要除去我们的搀杂。一方面，神一步一步的破碎我们，叫我们外面的人不能再完整，叫我们外面的人一次经过破碎，十次经过破碎，二十次经过破碎，到了有一天，真的破碎了，我们在神面前就不再有那一个硬的壳子。另一面，这个外面的人这样搀杂在我们的灵里面，那要怎么办呢？要作另外一部分的工作，就是除去的工作。这个工作不只是藉着圣灵的管治，许多时候乃是藉着圣灵的启示。除去搀杂的路，和破碎外面的人的路不一样。除去搀杂的路，更多的时候是藉着启示。所以我们要看见：神在我们身上有两个不同的对付，一个是外面的人的破碎，一个是外面的人和灵的分开；一个是藉着圣灵的管治，一个是藉着圣灵的启示。

破碎与分开的需要

破碎与分开对于我们的需要是不同的，但这两个的关系又是相当深，要切开却是不可能的。外面的人需要破碎，灵才能出去。灵出去的时候，还要不带着外面的人的情形，不带着外面的人的色彩，不带着一切从人出来的，这就不只是灵能不能出来的问题，并且是灵干净不干净的问题，灵纯不纯的问题。许多时候，我们听见一个弟兄站起来说话，我们觉得有灵，我们能摸着神，但同时我们也能在他的话语里碰着他的自己，碰着他那最强的一点。他的灵不干净。他能给我们多少可赞美的理由，他也能在许多地方使我们感觉痛苦。所以问题不只是灵能不能出来，并且是灵干净不干净。

一个人如果没有蒙神光照，不知道甚么叫作外面的人，也没有在神面前深深的受审判，自然他的灵一出来就把他外面的人也带了出来。多少人在神面前说话的时候，我们能摸着他这个人出来了。他能彀把神带出来，但因为在他身上有许多东西没有经过审判，所以当他的灵出来的时候，就把他没有经过审判的自己也带了出来。每一次我们碰着人的时候，总是我们那最显露、最刚强的一点碰着人。一个人外面的人如果没有受审判，他碰着人的时候，他外面的人最强的一点也就出来了。这是没有办法装假的。多少人在房间里不属灵，盼望到讲台上去立刻就属灵，没有这件事。多少人记性不好的时候不属灵，要靠着记性叫他属灵，也没有这件事。你绝不能想：今天是我在这里讲道，今天是我在这里作工，所以我要靠着记性把我自己勒住。记性不是我们的救法，人靠着记性不能得救。你是甚么样的人，你一开口，你那个人就出来。人不管如何装假，不管如何造作，不管如何掩饰，只要一开口，他的灵就出来。你是甚么样的灵，你的灵搀杂甚么东西，在你开口的时候就出来了。所以在属灵的事情上，我们没有办法假冒。

你如果要在神面前得着拯救，你那个拯救就必须是基本的，而不是枝节的。神总得在你身上作一个工作，就是对付你那个强的点。神总得把你那强的一点打碎了，这样，你的灵出来的时候，才不会带着那些搀杂的东西到人身上去。如果你没有在基本上被神对付，那么，当你记得的时候，可能作得似乎属灵一点，但在忘记的时候，又是你自己出来了。其实你记得的时候和你忘记的时候，你出来的灵都是一样的，你的灵所带出来的东西也都是是一样的，没有两样。

搀杂的问题，乃是作工的人身上最大的问题。多少时候，我们在弟兄身上摸着生命，但也摸着死亡；在弟兄身上摸着神，但也摸着他自己；在弟兄身上摸着温柔的灵，但也摸着他刚硬的自己。人在他身上看见圣灵，也在他身上看见肉体。他站起来说话，给人摸着的是一个搀杂的灵，不是干净的灵。所以，神如果要叫你在祂的话语上事奉祂，你如果必须为着神来开口，你就必须求神赐恩，说，“神，你在我身上作工，破碎我这个外面的人，拆毁我这个外面的人，分开我这个外面的人。”如果你没有得着这样的拯救，那么，当你每一次开口的时候，不知不觉，总是把你外面的人带到人面前去，没有方法隐藏。话一出去，灵就出去。你是甚么人，就是甚么人，装假不来。你如果要作一个能被神使用的人，你就必须有灵出去，并且灵要干净。人需要得着洁净，外面的人需要拆毁。如果我们外面的人不拆毁，就当我们的话语执事的时候，我们自己的东西也一同带到人面前去，主的名就要受亏损。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得着生命，使主的名受亏损，乃是因为我们有搀杂，使主

的名受亏损，教会也受亏损。

我们已经题起过圣灵的管治，现在我们要题起圣灵的启示。可能圣灵的管治是在圣灵的启示之先，也可能圣灵的启示是在圣灵的管治之先。我们说的时候，可以分前后来讲，但在圣灵工作的时候，就不一定那个在先，那个在后。这在经历上是没有一定的。有的人这一个在前面，有的人那一个在前面，是不一样的。也有的人先得着圣灵的管治，再得着圣灵的启示，然后又得着圣灵的管治。也有的人先得着圣灵的启示，再得着圣灵的管治，然后又得着圣灵的启示。不过，在神的儿女的生活中，圣灵的管治是多过于圣灵的启示。我们是讲经历，不是讲道理。许多人都是管治多于启示。总之，灵与魂必须分开，里面的人与外面的人必须分开，外面的人必须完全打破，完全粉碎，完全分开。这样，你的灵才能自由的出来，并且能干净的出来。

怎样分开

希伯来四章十二至十三节：“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，甚至魂与灵，骨节与骨髓，都能刺入剖开，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，都能辨明。并且被造的，没有一样在祂面前不显然的；原来万物，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，都是赤露敞开的。”第十二节的“道”也可以译作“话”，在希腊文里是“劳高斯”（ $\lambda\omicron\gamma\omicron\varsigma$ ）十三节的“关系”，在希腊文里也是“劳高斯”，这个辞有算账的意思，所以也可以译作审判。十三节这句话可以这样译：“原来万物，在那审判我们的主眼前，都是赤露敞开的。”或者译作：“原来万物在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。主就是我们的审判。”

第一件事我们要注意的，就是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说，神的话是活泼的。神的话真的被我们看见的时候，必定是活泼的。当我们还不觉得神的话是活泼的时候，我们就还没有看见神的话。有的人，圣经的字句虽然给他读过了，但是他还没有看见神的话。“神的话是活泼的，”译得准一点，可作“神的话是活的。”甚么时候我们摸着活的东西，我们才摸着神的话。

约翰三章十六节说，“神爱世人，甚至将祂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祂的，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”有一个人听见了这句话，就跪下来说，“主！我感谢你，赞美你，你爱我，你救我。”我们看见在这里有一个人摸着了神的话，因为这话在他身上是活的。另外有一个人坐在旁边，同样听见这句话，这句话的声音是一样的，但是他不过听见了声音，没有听见神的话，因为他听了这句话并没有活反应。神的话是活的；如果听见神的话而不是活的，那就没有听见神的话。我们看见神所用的就是祂自己的话，这话是活的。

神的话不只是活的，并且是有功效的。活的，是指它的性质说的；有功效的，是指它在人身上会成功神所要成功的事。神的话不是马马虎虎的过去，神的话要作出它的事情来，要有结果。神的话不是说了就算了，而是在人身上要发生功效的。

神的话是活的，是有功效的，那么，它对于我们人作些甚么事呢？它能“刺入剖开。”神的话是锋利的，它“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。”这个快是快到怎样呢？快到“甚至魂与

灵，骨节与骨髓，都能刺入剖开。”在这里有一个对照：一面是两刃的剑对骨节与骨髓，一面是神的话对魂与灵。骨节与骨髓，是人的身体最深的地方。分开骨节，就是把骨头的上下分开；分开骨髓，就是把骨头的内外分开。两刃的剑能把骨头的上下内外都分开。在我们的身体上，在物质上，两刃的剑能作到这个地步。但是，有两样东西比骨节与骨髓更不容易分开，就是灵与魂。最快的两刃的剑能分开骨节与骨髓，却不能分开灵与魂；它不能告诉我们甚么是灵，甚么是魂；它不能叫我们看见那一个是出于魂的，那一个是出于灵的。但是，圣经给我们看见，有一个是能分开灵与魂的，是比一切两刃的剑还要厉害的，就是神的话。神的话是活的，神的话是有功效的，神的话也能刺入，也能剖开。它所刺入的不是骨节，它所剖开的不是骨髓，它所刺入、所剖开的是人的灵与魂，它能把人的灵与魂分开。

有人也许要问：我好像并不觉得神的话能作甚么特别的事。我听了多少次神的话，也得了神的启示，但是我并没有得着甚么特别的东西，我不知道甚么叫作刺入，甚么叫作剖开。神的话要刺入，要剖开，要分开灵与魂，这个我也知道，但是在我的经历里，却不知道甚么叫作刺入，甚么叫作剖开。

这个问题，圣经替我们这样解释：上面说，“甚至魂与灵，骨节与骨髓，都能刺入剖开，”甚么叫作魂与灵的刺入和剖开呢？下面就说，“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，都能辨明。”“主意”也可以译作“存心。”思念是我们心里所想的，存心是我们的用意和目的。神的话能辨明我们心中所想的，也能辨明我们里面的存心。

多少时候，我们会说，这个是属乎我们外面的人的，这个是属乎魂的，这个是属乎肉体的，这不过是血气，这不过是出乎我们的自己。但是，我们的话虽然会说，实际上我们根本没有看见。直等到有一天神怜悯我们，光照我们，厉害的、沉重的对我们说话：“你多次所说的自己，这就是，这就是你的自己！你平常那么便宜的，无所谓的所谈论的肉体，这就是！就是这个是神所恨的，就是这个是神所不能容让的。”当我们没有看见的时候，我们会说笑话似的说肉体；当我们在光底下的时候，就要倒下来，说，“就是这一个！我所说的肉体，原来就是这一个！”灵与魂的分开，不是知识上的分开，乃是有神的话到我们身上来，指明给我们看见：你心中的思念是这样，你心中的主意是这样。灵与魂的分开，乃是在神的光照之下看见：原来我这个意念是属乎肉体的，原来我这个思想是属乎肉体的，原来我这样作就是属乎肉体，原来我的存心就是为着我自己。

比方说，这里有两个罪人，他们都是罪人，但并不相同。一个是有知识的罪人，他来到聚会里，听了许多道，知道人是罪人，人这样是罪人，人那样是罪人。讲道的人讲得很清楚，他听到了很多知识，他也承认自己是罪人。但是，当他讲到他自己罪人的时候，是谈笑风生的讲，是满不在乎的讲。另外有一个人，他听见了同样的话，同时有神的光照在他身上，他就俯伏在地上说，“阿呀！这就是我！我是个罪人！”他听见神的话说他是罪人，他也看见自己真是个罪人，他就定罪自己，他就俯伏，他就仆倒。这个蒙神光照的人能毅然俯伏认罪，能毅然得到神的拯救。那个谈笑风生的说自己是罪人的人，他没有真的看见，他也不能毅然得救。

今天你听见说，外面的人是一个严重的问题，这个属血气的人必须被打碎。你如果随便的把这些话当作一个题目来讲，对你就毫无用处。一个人如果蒙神怜悯，看见了神的光，他就要说，“主阿！我今天才知道我自己，我今天才知道这就是我外面的人。”神的光把你一照，给你看见甚么是你外面的人，你就倒下去，你就爬不起来，你就立刻看见，你就是这样的人。本来你说你爱主，当神光照你的时候，你就看见不是那样一回事，你都是爱你自己。你给这个光一照，光就把你分出来。不是你的头脑把你分出来，不是道理把你分出来，是神的光把你分出来。原来你说你热心，现在神的光给你看见，你这个热心完全是血气的行为。本来你传福音，以为是爱罪人，后来光来了，给你看见，原来你这样的传福音，是由于你的好动，是你喜欢说话，是你天然的倾向。光一照你，就把你心中的存心，心中的思念都照出来了。本来你以为你的思念、你的存心都是出乎主的，等到光来的时候就显明出来，这完全是出乎你自己，不是出乎主。就是这样一光照，给你一看，你就仆倒在神面前。有多少我们所认为出乎主的，在事实上都是出乎我们的自己。我们本来糊里糊涂说，这也是为着主，那也是为着主，等到有一天光来的时候，才知道为着主所作的是何等少，许许多多都是为着我们自己作的。也有许多的工作，我们说是主作的，但事实上都是我们自己作的。许多的道，你说是主给你的，但等到神光照你的时候，你就知道没有多少是主对你讲的，也许主根本没有对你讲。许多的工作，你以为是主叫你作的，等到有一天光从天上来的时候，你才看见，这么多的工作，都不过是你血气的活动而已。就是这个真相的被看见，这个实际的被显露，就叫我们明亮了，就叫我们知道有多少是出乎我们自己的，有多少是出乎主的，有多少是从魂里出来的，有多少是从灵里出来的。光照着了，灵与魂就分开了，心中的思念和存心也就辨明了。

这个，我们没有法子用道理讲。要用道理来分别甚么是出乎自己的，甚么是出乎主的，甚么是出乎肉体的，甚么是出乎圣灵的，甚么是出乎血气的，甚么是出乎主恩典的，甚么是我外面的人作的，甚么是我里面的人作的，你就是把整张单子细细的去写，细细的去背，你还不清楚，你还是那样去作，你还是没有法子除去你那个外面的人，那些东西一直在你身上，你没有法子脱离。你能说肉体是不应该有的，血气是不应该有的；你能谈笑风生的说肉体是这样，肉体是那样，血气是这样，血气是那样；但是，这并不能叫你得着拯救。拯救不是从这里来，拯救乃是从神的光而来。神的光就是这么照你一下，你就看见，原来那么多的拒绝肉体也就是肉体，原来那么多的批评血气也就是血气。主把你心中的思念显露出来，主也把你心中的存心显露出来，你看见你心里实在的思念，你看见你心里实在的存心，你就倒下来，说，“主阿！现在我知道这就是我外面的人的东西。”弟兄姊妹们，只有这个光照能分开我们外面的人。外面的人的分开，不是从我们的拒绝来的，也不是在乎我们勉强的说我不需要它，连这个不要也靠不住。多少时候，连我们的认罪也都是不干净的，我们认罪的眼泪还需要摆在血里去洗。人会愚昧的想，我头脑里所晓得的就是我所有的，但是，神不是这样看。

神说，我的话是活的，我的话是会产生功效的，我的话是最快最利的，我的话来到人身上的时候，能把灵与魂分开，像两刃的剑一样能把骨节与骨髓分开。怎么分呢？就是把你的存心显露出来，把你的思念显露出来。没有多少人认识自己的心！弟兄姊妹们，只有在光底下的人才认识自己的心。不在光底下，没有人认识自己的心，连一个也没有！我们完全不认识自己的心。只有神的话来的时候，我们才看见，原来我一切都是为着自己，都是

为着满足我自己，都是为着荣耀我自己，我是为着自己寻求，我是要抬高我自己的地位，我是盼望建造我的自己。弟兄姊妹，光来的时候，自己就露出来了，自己就显明了，你就在神面前仆倒下来了。

怎样才是启示

圣经接下去说，“并且被造的，没有一样在祂面前不显然的；原来万物，在那审判我们的主眼前，都是赤露敞开的。”在这里主给我们看见：到底祂用光照亮我们，把我们的思念和存心都分辨出来，有甚么标准？怎样才叫作圣灵的启示？我们要看见到甚么地步，才叫作得着启示？这就是十三节所要说的话。用一句话来说，光的标准就是神的标准，启示就是叫我们在神的标准之下有所看见。万物在祂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，没有一样是能遮盖的。一切的遮盖都不过是遮盖自己的眼睛，不能遮盖主的眼睛。启示就是神开我们的眼睛，叫我们认识我们的存心，认识我们里面最深处的思念，像祂认识我们一样。我们在祂面前是如何的赤露敞开，得到启示以后，我们在自己面前也是如何的赤露敞开。我们在祂面前是如何的显然，得到启示以后，我们在自己面前也是如何的显然。这就叫作启示。启示就是我们看见主所看见的。

如果神怜悯我们，稍微给我们一点启示，稍微给我们看见一点祂所认识的我们，稍微给我们看见一点我们在祂面前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，我们就会立刻仆倒在地。你不必故意的谦卑，你自己会倒下去。在光中的人，就是要骄傲都骄傲不来。人只有在黑暗里才会骄傲。人能趾高气扬，就是因为他在神的光之外。一切在光中的人，在启示里面的人，必定仆倒下来。

所以，怎么能分别甚么是属灵的，甚么是属魂的，甚么是里面的人作的，甚么是外面的人作的，这个问题，如果要用道理来说，就很难解释清楚；但是如果有启示，这个问题就非常简单。神只要将你的心意显露，神只要将你自己的存心给你看一下，你的灵与魂就分开了。甚么时候你能分辨明你心中的思念和存心，甚么时候你也就能分开灵与魂了。

如果你要作一个有用的人，迟早你总得让这个光照亮你。也只有这个光临到你的时候，你才能得着主的审判。你受了审判，就能仰起头来说，“神阿，我完全靠不住，连我责备自己的时候都不行，连我认罪的时候认甚么罪都不知道，只有在光中才知道。”你没有得着光照的时候，你说你自己是罪人，但是你一点没有罪人的感觉；你说你恨恶自己，但是你一点没有恨恶自己的感觉；你说你拒绝自己，但是你一点没有拒绝自己的感觉。这一些必须主来光照。光一照你，就照出你那个“原来。”原来我一辈子都是爱自己，我不是爱主。原来我是一个欺骗自己的人，原来我是一个欺骗主的人，我不是一个爱主的人。这个光给你看见你自己是怎样的人，给你看见你从前所作的是甚么事。从那一天起，你才知道甚么是出乎灵的，甚么是出乎魂的。只有从那一天起，你才从里面知道，那么多的东西都是出乎你自己。人只有从光中受了审判才能知道。若不是从光中受审判，学也学不像。是神用大光照亮你一下，你才看见这就是你的魂。光的审判能叫你辨明里面的人和外面的人。辨明里面的人和外面的人的时候，也就是你这个人的灵与魂分开的时候。主在我们身上所作的，就是用一次无比的大光照耀我们。或者在我们听道的时候，或者在我们祷告的

时候，或者在我们和别的弟兄交通的时候，或者在我们个人走路的时候，有一次无比的光照耀我们，给我们知道有多少是出乎我们自己的。当我们被摆在这一个大光之下，才知道在我们一生之中，出乎主的简直是何等的少。说来说去都是我们自己，活动的也是我们自己，作工的也是我们自己，忙碌的也是我们自己，热心的也是我们自己，讲道的也是我们自己，帮助弟兄姊妹的也是我们自己，传福音的也是我们自己。光照亮你的时候，你才知道你的自己是何等的普遍，你才知道你的自己是何等的广阔，你才知道你的自己所包罗的一共有多少。

已往在隐藏里面的自己，今天变作明显了；已往你没有感觉到的自己，今天你感觉到了。你现在清楚了，原来你的自己所包括的是这么大，原来你的自己所作的有这么多。已往那许多都以为是奉主的名作的，今天才知道，在骨子里，那许多都是出乎你自己的。你一看这个，就自然而然能定外面的人为罪。只有在光中看见的，下一次才会审判。你在光中看见了一次，第二次如果有同样原则的事情、话语、存心出来，你就知道前一次所对付的就是这个，你就能立刻拒绝。如果在光中审判过，下一次从这里面再出来一点点的芽，再出来一点点的苗，你立刻就能审判。乃是从这个光照之后，你才能分开灵与魂。在这个光照之前，你所有的不过是道理，就像一个罪人谈笑自若的说他是罪人一样。若没有光，连你的对付都没有用。惟有在光中的对付才有用。当你这样活在主面前的时候，你的灵就能出去，就能干净，主要用你也就没有难处。

灵与魂的分开乃是靠着光照。甚么叫作光照呢？求神怜悯我们，叫我们看见甚么叫作光照。光照就是叫我们看见神所看见的。神所看见的是甚么？就是我们所看不见的。我们所看不见的是甚么？就是出乎我们自己的，就是我们所认为出乎神的，其实不是出乎神的。光照就是给我们看见，在我们的生活上有多少我们认为是出乎神的，事实上都是出乎我们自己的。光照就是叫我们看见：有多少本来我们以为是行的，今天都变作不行了；本来我们以为是对的，今天都变作不对了；本来我们以为是属灵的，今天都变作属魂的了；本来我们以为是出乎神的，今天都变作出乎己的了。我们到那个时候才能说，“主！我现在才认识我自己。我是一个瞎眼的人，瞎了二十年、三十年还不知道。你所看见的，我没有看见。”

就是那个看见，把你的那个东西去掉。看见就是对付。不要以为看见是一件事，对付又是一件事。神的话是有功效的，神的话发光照你，你的那个外面的人就去掉了。不是听见了神的话，将来慢慢的去作；不是神的光叫你看见，再叫你把所看见的除去；不是看见是一步，除去又是一步。光照就是除去。光照和除去是同时的，光一照，肉体就死。人的肉体摆在光底下都活不了。人遇见这个光，不必谦卑，就完全仆倒。在这个光底下的人，他所有的肉体都枯了。弟兄姊妹们，这就是功效。神的话是活的，神的话是有功效的。不是神说了话等你自己再去产生功效，是这话在你身上就有功效。

求主开我们的眼睛，叫我们看见这两方面的事：一方面是圣灵的管治，一方面是启示。这两方面合起来，就把我们外面的人对付了。盼望神施恩给我们，叫我们能把自己摆在神的光底下，也盼望这个光能有一次临到我们身上，我们能倒下来，我们真的能对主说，

“主，我是愚昧的，瞎眼的，愚昧瞎眼到一个地步，多少年都是把我自己的当作你的。主，求你怜悯我！”

正文 第八篇、印象与灵的情形

破碎与印象

我们能不能作主的工，问题并不在乎我们说的是甚么，也不在乎我们作的是甚么，乃是在乎从我们身上出去的是甚么。如果我们所说的是一件事，从我们身上出去的又是一件事；我们所作的是一件事，从我们身上出去的又是一件事，这就叫人得不着帮助。所以，从我们身上出去的到底是甚么，这是要紧的问题。

我们常说，我对某人的印象很好，或者我对某人的印象不好。这个印象是从那里来的呢？印象不是照着他的说话。如果是照着他的说话，那他说好当然是好，说不好当然是不好，此外没有甚么另外的印象可言了。但是，事实上是有一个另外的东西，莫名其妙的东西，给我们一个印象。他所给我们的这个印象，是在他的说话和行为之外的另一个东西。在他说话的时候，或者在他有行为的时候，有另外一个东西从他身上出来，就使我们得着一个印象。

给人印象的都是我们身上最强的东西。如果我们的思想从来没有被神打破过，我们的思想是一个不规则的、野蛮的思想，自然而然当我们遇见弟兄姊妹的时候，是用我们自己的思想去碰人，因此人所觉得的就是我们的那一个思想。或者我们有一个反常的情感，我们的情感过分的热烈或者过分的冷淡，我们的情感没有被主打破过，结果，很自然的，每一次我们和人来往的时候，就是我们的情感出去，人在我们身上所得着的印象也就是情感。我们身上最强的点是甚么，从我们身上出来的也就是甚么，人所得着的印象也就是甚么。我们有法子约束我们的言语，有法子约束我们的行为，但是没有法子约束那从我们身上出去的东西。自然而然，你有甚么，出去的也就是甚么。

王下四章说到那个书念的妇人接待以利沙的事，圣经记载说，“一日以利沙走到书念；在那里有一个大户的妇人，强留他吃饭。此后，以利沙每从那里经过，就进去吃饭。妇人对丈夫说，我看出那常从我们这里经过的，是圣洁的神人。”（8~9。）以利沙经过书念，没有讲过一篇道，没有行过一件神迹，他每从那里经过，就是进去吃饭。那个女人凭着他的吃饭，就认识他是一个神人。这就是以利沙所给人的印象。

今天我们也要问一问自己，我们所给人的印象是甚么，或者说，从我们身上出去的是甚么东西。我们一再题起，我们外面的人必须被破碎。如果不是这样，我们所给人的印象，就都是我们那个外面的人。我们每一次到人面前去的时候，或者叫人心里难受，觉得你是一个爱自己的人，觉得你是一个刚硬的人，觉得你是一个骄傲的人；或者你给人一个另外的印象，叫人觉得你是一个聪明的人，觉得你是一个口才非常好的人。也许你是给人一个

所谓好的印象。但是，这一个印象能满足神的心么？这一个印象能满足教会的需要么？神不满意这个，教会也不需要这个。

弟兄们，神是要求我们的灵能出去，教会也是需要我们的灵能出去。所以，我们有一个非常大的需要。也是一个非常要紧的需要，就是我们外面的人必须被破碎。如果外面的人没有被破碎，我们的灵就不能出去，我们就不能给人一个灵的印象。

有一个弟兄在那里讲圣灵，他讲的题目是圣灵，但是，他所有的话语、所有的态度、以及所引的故事，都是充满了他自己。人坐在那里听，实在难受。他满口是圣灵，满身却是自己；讲的话语是圣灵，给人的印象是自己，这样，有甚么用呢？所以，我们不要专注重道理，要紧的是从我们身上出去的到底是甚么。如果你出来的就是你的自己，别人所觉得的都是你这个人，尽管你的题目好得很，你的道理好得很，那有甚么用呢？神不要我们一直注意道理上的进步，神是要对付我们这个人。如果我们这个人没有受对付，我们在神的工作上就没有多大用处。我们只能给人属灵的道理，却不能给人属灵的印象。如果我们所讲的道理是属灵的，我们所给人的印象却是自己，那就可怜得很！所以我们一直题起要让神拆毁我们外面的人。

一次过一次，神在环境里安排我们的遭遇，来把我们那个强点打碎。你强，一次击打没有过去，第二次又来了。你若还是强，第三次的击打又来了。神不放松你，总要把你的强点打破，祂无论如何不停止祂的工作。

圣灵藉着管治成就在我们身上的，不像普通的听道。普通的听道是先在心思里明白道理，然后经过多少月，也许经过多少年，神才带我们进入那一个真理。是听道在先，进入真理在后。但圣灵的管治不是这样。圣灵的管治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当你看见那一个真理的时候，也就是你得着的时候。两个是同时的，不是先看见道理然后才得着。我们是愚昧的人，听道的领会比较快，而对于管治的学习却非常慢。许多道理听一次就记得，但是对于圣灵的管治，可能十次还莫名其妙，不知道到底圣灵管治我们的是甚么。主作了一次打不碎，还得再来作一次，作两次。你被圣灵管治一次、两次、十次、百次，管治到主把这件事成功在你身上，也就是那一天你看见那个真理。你看见那个真理的时候，你也同时得着那个东西。所以，圣灵的管治就是圣灵的拆毁和建立，就是圣灵的工作。一个人经过圣灵的管治，同时看见真理也得着造就，同时被拆毁也得着建立。你被圣灵管治到有一天，你真是主面前有所看见、有所摸着的时候，你要说，“感谢主，原来主过去花五年的工夫、十年的工夫一直对付我，就是要把这件事对付掉。”感谢主，经过多次对付，这个东西就真的掉下去了。

光照与杀死

光照也是圣灵的工作。圣灵就是用这两个工作—管治和光照—来对付我们外面的人。有的时候同时作，有的时候轮流作。有的时候，是圣灵的管治在环境里，一直要把我们那个强点对付掉。有的时候，神有特别的恩典，就特别用光来照亮。有一件事是我们清楚看见的，就是肉体只能隐藏在黑暗里，没有黑暗，肉体就没有地方隐藏。许多肉体的行为所

以能存在，就是因为我们根本不认识它是肉体。光照给我们看见甚么是肉体，我们就惧怕，就不敢动。

在教会丰富的时候，在神有话出来的时候，在话语的职事强的时候，在先知的讲道不缺少的时候，光就出来得多，光就出来得厉害。这个光一临到你，你才知道，你口里所说的骄傲，原来就是这个东西叫骄傲。本来你说到你骄傲的时候，你还以为你的骄傲是可夸口的事。但在光中看见骄傲的时候，你就要说，“阿呀！这就是骄傲，原来骄傲是这样可恨，原来骄傲是这样污秽。”在启示的光中所看见的骄傲，和平常口里所说的骄傲，是完全不同的。随便说说的骄傲，你不觉得它的可恨，你不觉得它污秽到甚么地步。你在那里说自己的骄傲，但是你缺少感觉。等到有一天在光底下被照明，就完全不一样。光照叫你看见你的真相。你今天所看见的自己，比你已往所说的自己不知道可恨到多少倍，是千万倍的可恨，千万倍的污秽。到这个时候，你那个骄傲，你那个自己，你那个肉体就除去了，就萎下去了，就没有方法再活了。

这是一件最奇妙的事，就是在光中所看见的，也就在光中杀死了。不是看见是一步，杀死又是一步。不是说我在光中看见我自己不行，然后经过多少年，慢慢的把我这个不行的东西除掉。而是我在启示的光照之下看见我自己的不行时，我那个不行就了了，就倒在地上了。光能杀死，这是在基督徒经历中最奇妙的事。圣灵启示你的时候，你那个人也就受对付。所以，启示乃是看见而杀死，藉着那个看见，肉体就萎下去了。启示就是神作工的方法，启示就是神的工作。光一启示就是杀死。光启示出来叫人看见，就是那一个看见把你看死了。那一种的污秽，那一种的可恨，那一种的被主定罪，能彀给你看见，你那个东西就活不了。

光杀死，乃是基督徒经历中最大的事。保罗不是被光照了就赶快跪在路旁，乃是被光一照就倒下去。保罗本来甚么事情都会想，都有把握，但是，光一照，他第一个反应是仆倒下去，是糊涂，是不知道。光会叫他仆倒在地。我们要注意，这件事是一步，不是两步。不要照着我们的头脑去想：神先光照我，叫我懂得，然后我就去作；神先光照我，叫我知我不行，然后我就去改。不是这样，神的工作不是这样。神是给你看见，你那样可恨，你那样污秽，你那样不行，你一看见就要说，“阿呀！我是这样污秽的人，我是这样可恨的人。”神把你的那个真相给你看一下，你就倒下去，你就萎掉，你爬也爬不起来。一个骄傲的人被主光照之后，你请他骄傲也骄傲不起来。如果有一次，你在神的光中看见你的真面目，看见你的骄傲是怎么一回事，那个印象在你身上永远不会过去；有一个东西叫你觉得痛，叫你觉得你是没有用的，叫你不能骄傲。

另一面，当神光照的时候，乃是我们相信的时候、俯伏的时候，不是求的时候。有许多弟兄姊妹，当神说话的时候，他们在那里祷告，结果就看不见光。我们得救时的原则，和神后来作工的原则是一样的。我们得救蒙光照的时候，只要跪下来说，“主，我接受你作救主，”接下去就有事情发生。如果有人听了福音，祷告说，“主，我求你作我的救主，”也许祷告几天还不觉得主救他。所以，主一光照我们，我们应该立刻俯伏在光底下，对主说，“主，我接受你的断案，我接受你对我的看法。”这样，神能立时给你更多的光，叫你看见你自己是多么污秽。

当神光照的日子，多少事情，我们过去以为都是奉着主的名去作的，是为着爱主的缘故去作的，现在，这幅图画都变色了，你发现在你自以为最高尚的目的中，都有最低、最卑鄙的存心。你本来以为是完全为着神的，现在发现你里面为着自己的是何等多，并且多到叫你只有伏到地上去。人的自己是无孔不入的，连神的荣耀都打算偷窃，还有甚么是人所不能作的！在神光照的日子，你要发现原来我自己是这样的人。只要有神的启示，我们的情形就赤露敞开。祂把我们赤露敞开了到一个地步，叫我们能看见自己。本来只有祂认识我们，我们在祂面前是赤露敞开的，但我们对于自己不认识，我们对于自己不是赤露敞开的。当神将我们里面所有的思念、所有的存心都翻出来给我们看的时候，我们就不只赤露在神的面前，也是赤露在自己面前。当我们赤露在自己面前的时候，我们就抬不起头来。当我们没有被显明的时候，我们不认识自己，我们还马马虎虎的以为无所谓。但是我们在神的光中看见了自己，我们就要羞耻到无地自容。原来我是这样的！我已往所夸口的到今天才知道是这么一回事！我本来以为我比别人好，今天我知道原来我是这么一个人！我在神面前不能用更好的字眼来说我自己，我是污秽的，我是可恨的。你要说，这么多年，我的眼睛是这么瞎，是这么看不见。你越看见自己的污秽，你就越是感觉羞耻，好像全世界的羞耻都压在你身上，你就倒在主面前，你起首在神面前懊悔说，“我懊悔我自己，我恨恶我自己，我承认我自己是无法可医的人。”

就是这个光照，就是这个懊悔，就是这个惭愧，就是这个恨恶，就是这个抬不起头来，把你多少年来所脱不掉的东西，一下子就脱掉了。所以人的蒙拯救，就是在于那一下子的看见。看见与除去是一步的工作，是连在一起的。主在那里光照，主也就在那里拯救。光照也就是拯救，看见也就是脱离。我们在主面前需要有这个看见，需要有这个光的照亮，我们的骄傲才会除掉，我们那个肉体的行为才会停止，我们外面的壳子才会破碎。

管治与启示的比较

这两件主要的事摆在我们面前——一件是圣灵的管治，一件就是神的光照，或者称它作圣灵的启示。在这里我们把它稍微比较一下：圣灵的管治，普通说来是相当迟缓的，都是一次过一次的，有的时候对付一件事需要要好几年。还有，圣灵的管治不一定藉着职事的供应，许多时候，没有职事的供应，圣灵却在那里有管治。但是，圣灵的启示就不一样。许多时候，乃是很快的，也许是几天之内，或者几分钟之内就来了。在神光照之中，也许几分钟，也许几天，你看见：我这个人了了，真是一点用处都没有，我已往所有的夸口都是我的羞耻。还有，圣灵的启示，许多时候是藉着话语的供应。所以当教会强的时候，话语的职事多的时候，圣灵的启示就也多。但即使没有话语的职事，即使缺少圣灵的启示，也没有一个人可以活在主面前而保留他外面的人。因为即使缺少话语，即使缺少启示，圣灵的管治还是有的。你就是多少年没有机会遇见另外一个信徒，圣灵还是在那里管治你，你在主面前所学的，还是能摸得很高。有的人因为教会软弱的缘故，失去了话语的供应，也有人因着自己的愚昧，连圣灵的管治都失去了。这不是说没有圣灵的管治，乃是说圣灵管治了多少年，而管治不出东西来，管治得没有结果。主一次击打，我们不晓得那个意思；主两次击打，我们仍不晓得那个意思；经过主十年的击打，我们还是一直好像无知的骡马，不知道主的意思；这是可怜的事。管治在我们身上必定不会稀少，所稀少的是我们看

不见主的手。

许多时候，是主在那里打我们，但我们一直把人当作对象，这是完全找错了路。我们向着主要有一个态度：“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，我就默然不语。”（诗三九9。）我们要记得，对付你的不是你的弟兄，不是你的姊妹，不是你的亲戚朋友，对付你的不是甚么人，对付你的乃是神。你总得看见这一个。我们要看见：这么多年，主在我身上一直管治我，要对付我这个人，可是因为我无知，我就在那里怪人，我就在那里怪命运，这是不认识神的手，这是错了。你要记得，所有的事都是神“量”给你的。你所遇见的该有多少、多长、多重，该到那里为止，都是经祂量过的。主在那里定规一切临到你身上的事，没有别的目的，就是要打掉你那个突出点，打掉你那个刚硬的地方，打掉你那个难对付的地方。盼望主恩待我们，能看见主在我们身上工作的意义；也盼望主多给我们光，把我们的自己显露出来，叫我们爬不起来。如果主拆毁了我们外面的人，我们和人来往的时候，就不再是以我们刚硬的人去碰人。我们每一次遇见人的时候，我们的灵就能出去。

我们盼望教会能空前的认识神，神的儿女能空前的得着神的赐福。主要是把我们的人带到对了。不只福音对，乃是传福音的人也对；不只道理对，乃是讲道的人也对。问题是在这里：神能不能藉着我们的灵出去。灵出去就遇见世界上许多需要灵的人。没有个工作比这个更要紧，也没有一个工作比这个更彻底，没有个工作能代替这一个。主不是注重你的道理，不是注重你的教训，不是注重你的讲章，主要是问：你能给人甚么种的印象？到底从你身上出来的是甚么东西？你是叫人觉得你自己呢，还是叫人觉得主？你是给人摸着道理呢，还是给人摸着主？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，这个问题如果没有解决，那么，所有的劳碌，所有的工作，都没有多大价值。

弟兄们，主注意从你身上出来的，远超过注意你口里所说的。你每一次和人接触的时候，总有东西从你身上出去。如果不是你自己出去，就是神出去；如果不是你外面的人出去，就是灵出去。弟兄们，我们要重复的说，到底你站在人面前的时候，从你身上出去的是甚么东西？这是一个基本的问题。求神赐福给我们，盼望我们能看见光。

意志的破碎与柔软

神拆毁我们外面的人的路并不一样，所以，圣灵的管治所击打的点也不一样。有的人，神是在那里对付他自爱的心，一次、十次的藉着环境对付他的自爱。有的人，神是在那里对付他的骄傲，一次、十次的藉着环境击打他的骄傲。有的人，神是在那里拆毁他的智慧，拆毁他倚靠自己的聪明行事为人，神叫他在环境中没有一件事作得对，没有一件事不失败。神让他一直的失败，就叫他学习不相信自己的聪明，到了一个地步，能说，“我活着不是靠人的智慧，乃是靠神的怜悯。”有的人，也许圣灵在他身上所安排的管治又是一种，圣灵藉着环境所击打他的，乃是他这个人的主观。有许多人就是充满了意见，就是充满了主张，就是满了办法。圣经里有一句话说，“耶和華豈有難成的事么？”有的弟兄的态度，好像在他也没有难成的事。没有一件事落在他的手里，他能低下头来说，我不知道，我不能作。因此，主的灵在环境里就要对付他这一点，让他一次过一次的受击打。他说他能作事，却没有一件事能作成。他所看为很容易的事，却没有一件不作坏，没有一件不失败。圣灵是从这条路来击打他。总之，圣灵对于每一个人所击打的点并不一样。

圣灵击打人的速率也不一样。有的人，主在他身上是接二连三一直的击打，一点不放松。有的人，也许主有一个时候对付他，有一个时候不对付他。不过，主心里所爱的人就没有不被责打的。我们能从神的儿女身上寻到许多圣灵击打的点。每一次击打的点虽然不一样，但每一次所成功的却是一样的；不管外面所击打的是甚么，里面受伤的总是人的自己。神对付我们的自爱也好，神对付我们的骄傲也好，神对付我们的聪明也好，神对付我们的主观也好，不管神在外面是对付那一点，每一次对付的结果，总是叫我们的自己比从前更软弱。一次过一次，总有一天叫我们的自己被打伤了，叫我们的自己软下来。有的人在情感上特别受对付，有的人在思想上特别受对付，不管他这个人所受的对付是那一点，那最终的结果总是叫他的意志被破碎。他所受的击打也许是某一点，但被破碎的总是他的自己，他的意志。我们每一个都是刚硬的人，我们的意志都是刚硬的。来维持我们刚硬的意志的，乃是我们的思想，我们的主张，我们的自爱，我们的情感，我们的聪明。维持我们刚硬意志的东西并不一样，可是我们的意志在神面前的刚硬都是一样的。圣灵所击打、所对付、所拆毁的，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好像不一样，但是，在最终，最里面的那一个对付，都是一样的，都是要对付我们的自己，要击打我们的意志。

所以，每一个因着启示而倒下来的人，或者因着管治而倒下来的人，都有一个基本的特点，就是他变作一个柔软的人。柔软是被破碎的人的特点。所有被神破碎的人，在神面前都变作一个柔软的人。我们所以能刚硬，所以在外面有这个壳子，乃是因为有许多维持我们刚硬的东西。我们好像一所房子，有许多柱子在那里把它撑着，叫它不倒。神把这些柱子一根一根拆掉之后，房子就一定倒下来。外面支持的东西一拆掉，里面的自己就自然倒塌了。我们不要以为声音轻的人，他的意志不刚硬，不要以为在人面前不大说话的人，他的意志必柔软。许多声音轻的人里面顶刚硬。刚硬是性情的问题，刚硬不是声音的问题。

有的人在外表上好像比一个脾气急的人、声音大的人柔软得多，但事实上，他在神面前是一样的固执，一样的刚硬，一样的自私，一样的相信自己。我们所靠着来撑住里面的建筑物的东西不一样，但是里面的建筑物完全是一样的。我们的那个自己，那个意志，是同样的刚硬。主要把维持我们刚硬的东西，一样一样拿走，一个一个打破，所以祂一次对付我们，两次对付我们，几十次对付我们。也许蒙神恩典，有一样东西从我们身上失去了。因为我们所受的责打是这样的厉害，所以就叫我们下一次要再作这件事的时候，心里就有一点害怕。我们知道，如果再作，主要再打，如果再说，主要再打，我们不敢像已往那样任意而行了。神所对付的似乎是外面的一点，可是事实上我们这个人就软下来，在那一点上就爬不起来。你觉得，在某一点上，不敢违背主，不敢再坚持自己的主张。你怕主的击打，你不敢动。你敬畏神，你就在那一件事上柔软。当神的对付越增加的时候，你的柔软也增加。神在你身上拆毁的工作作得越多，范围越广的时候，你就越柔软下来。所以柔软就是经过破碎的现象。

有的人，当你和他来往的时候，你能说某某弟兄的确是一个有恩赐的人，但同时你常常觉得他是没有被破碎的人。许多人就是这种情形，是一个有恩赐的人，却没有被破碎。那个没有被破碎，人看得出来，人一碰就知道他硬得很。人被破碎了，就必定柔软；人没有被破碎，就必定刚硬。人在那一点上受过神的鞭打，就在那一点上不敢夸口，不敢骄傲，不敢随便，不敢放肆，就在那一点上敬畏神，就在那一点上变作柔软的人。

在圣经里对于圣灵有许多比方，说圣灵像火，说圣灵像水。火是说到祂的力量，水是说到祂的洁净。在说到圣灵的性情时，乃是说祂像鸽子。换句话说，圣灵的性情是鸽子的性情，乃是柔软、安息、温和的性情，而不是刚硬。当神的灵将祂的性情一步一步建造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我们就要有更多的鸽子的性情。敬畏所产生的柔软，乃是被圣灵破碎的记号。

柔软的情形

人一被圣灵破碎，就自然而然有因着敬畏神而产生的柔软。当人和他接触的时候，他就没有那么硬，他就没有那么凶，他就没有那么厉害，他就被主带到一个地步，声音是柔软的，态度也是柔软的。他从里面敬畏神，就自然而然在态度上、言语上流露出他里面的敬畏来，他自然而然变作一个柔软的人。

容易对付

甚么种的人是柔软的人呢？柔软的人是容易对付的人。柔软的人是一个容易说话，容易请求的人。一个人在神面前一被破碎，连他的认罪也容易，连他的流泪也都是容易的。有的人要他流泪是何等的难。这不是说流泪有甚么特别的用处，乃是说一个人受过神的对付，他外面的性情给神磨碎的时候，他的思想、他的情感、他的意志被神磨碎的时候，他就容易看见他自己的错，也很容易认罪。他不是一个难说话的人。在他身上的那一个壳子打破了，叫他在情感上、在思想上，都容易接受别人的意见，容易让别人告诉他，容易让别人教训他。从那一天起，他就要被神带到一个新的境界里，能事事处处都得着造就。

容易感觉

一个柔软的人也是容易感觉的人。因为他外面的人被破碎的缘故，他的灵就很容易出来，并且他也容易摸着弟兄姊妹的灵。人的灵稍微有一点动作，他就知道。他的感觉变得非常敏锐，能一下子就知道一件事的对不对，人的灵一动，他这一边就有反应。他就不会作一件木头木脑的事，不会作一件得罪人感觉的事。许多时候，别人的灵觉得这件事不对，但是我们还能继续去作，这是因为我们外面的人没有破碎，别人的灵有感觉，我们却没有感觉。许多时候，有的弟兄姊妹在聚会里祷告，别人觉得厌烦，觉得他应该停下来，但是他仍然继续下去。别人的灵已经出来说，不要祷告下去，但他没有感觉。人所感觉的，在他身上没有反应。这就是因为他外面的人没有被破碎。人如果是一个破碎的人，他的灵就很容易摸着别人的灵，也很容易感觉别人所感觉的。他不会像一个没知没觉的人，他不会作一个许多人都知道，而他自己不知道的人。

只有外面的人被破碎了的，他才起首知道甚么叫作基督的身体，他才能摸着身体的灵，摸着别的肢体的感觉，不至于你作你的，他感觉他的。一个人如果没有感觉，他在身体中就像一个假的肢体，就像是装上去的一只假手一样。假手也能随着身体活动，但是它缺少一个东西，它没有感觉。有的人是没有感觉的肢体。整个身体都感觉了，但是，他这个肢体没有感觉。外面的人一破碎，他就能摸着教会的良心，能摸着教会的感觉。他的灵是开起来的，他能让教会的灵摸着他的灵，让教会把所感觉的交通给他的灵。这是一件非常宝贵的事，每逢我们错了，我们就能知道自己错了。外面的人的破碎，并不是叫我们从今以后不会错，乃是有了一个机关，叫我们很快就知道自己的错。弟兄姊妹知道你的错，他们口还没有开，你却一碰他们就知道自己的错，你只要一碰他们的灵，就能知道他们对这件事是反对或是同情。这乃是身体生活里基本上所需要的。没有这个，身体的生活就不可能。基督的身体，不是大家在那里商量了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，乃是像我们这个身体那样，不必商量，自然而然各个肢体有共同的感觉。那个感觉是表示身体的意思，那个感觉也表示元首的意思，头的意思。元首的意思乃是通过身体的意思而表明出来。我们外面的人被破碎了，我们就容易被更正，容易有身体的感觉。

容易得造就

最大的帮助还不在于我们的错误能得到校正，最大的帮助，乃是我们外面的人一破碎，我们的灵就变作敞开的灵，能显出来，同时也能叫我们得着众灵的供应。我们的灵不只能出去，并且叫我们无论到那里都能得着属灵的帮助。如果外面的人没有被破碎，就不容易得着别人的帮助。比方，一个弟兄，他外面的人没有被破碎，是因为他思想特别强。这个弟兄来到聚会里，就很不容易得着造就。因为一个思想强的人，除非给他更强的思想，他不能得着帮助。别的弟兄在那里说话，他感觉这个思想也不行，那个思想也不行，他以为这也没有意思，那也没有意思，这也不能帮助他，那也不能帮助他。一个月、两个月，一年、两年，也许他一次的帮助都没有得着。他有一个思想的壳子，他只能从思想里得着帮助，他不能得着属灵的造就。但是主如果进来，一次、十次、几十次，一年、二年、几年的工夫，把他思想的壳子拆光，给他看见他的头脑是何等无用，结果，他就变作一个婴

孩，很容易听人说话，再也不敢那样轻看别人了。他在那里听一位弟兄讲道的时候，不是听他念的字音如何，不是听他道理讲得对不对，意义讲得明白不明白，乃是在那里用自己的灵去碰他的灵。主在讲的人身上有一点工作，他里面的灵有一点出来，他里面的灵动一动，听的人的灵就得着苏醒，就得着造就。如果一个人的灵是破碎的，每一次弟兄的灵一出来，他就得着造就，不是道理上得造就，那是另外一件事。人的灵在神面前受的对付越多，外面的人的破碎就越彻底，所能得着的帮助也越多。在任何弟兄姊妹身上神的灵有一点动，他就能得着帮助。他也就不再用道理来批评人，不再用字句来测量人，他不是注意某弟兄讲的意思好不好，某弟兄的口才好不好，或者解经解得好不好。他的态度完全改变了。所以，我们能得着多少人的帮助，就看我们的灵如何。许多时候，人从我们面前经过，因着我们的壳子硬得很，我们就不能摸着人的灵，就不能得着造就。

甚么叫作受造就？造就不是思想的增加，造就不是意义的增加，造就也不是道理的增加，造就乃是我的灵多一次和神的灵接触。不管神的灵藉着甚么人出来，无论是在聚会里，或者是在平日的交通里，神的灵在别人身上轻轻的动一下，我就吃了一顿饱，我就得了苏醒。我们的灵像镜子一样，每一次我们得着造就，就像有人把我们的灵擦一擦叫它亮一下。造就的意思没有别的，就是我们的灵被别人的灵摸着，我们的灵被圣灵摸着。圣灵藉着别人的灵摸我们一下，我们就得着造就。从灵出来的东西，一碰就亮，就像电灯一样，不管灯罩的颜色是红的绿的，不管电线的包皮是白的黑的，电通过来的时候总是发亮。灯罩如何我们不管，我们注意的是电的出来。别人的灵稍微出来一点，你就已经亮了。你把你所知道的神学都忘记了，你只知道在这里有灵出来；感谢神，你得着了苏醒，你在神面前吃了一顿饱。这样，你就成了很容易得着帮助的人。有些人是何等不容易得着人的帮助。你想要帮助他，你要花多少工夫去祷告，你要花多少力气才能帮助他。刚硬的人非常不容易受帮助，柔软的人才容易得着帮助。

所以，在这里有两条完全不同的路。一条路是外面的，思想进去，道理进去，解经进去，有人也能说他得着了帮助。另一条，完全不同，乃是灵和灵的接触，灵接触了，就在灵性上得着帮助。你摸着后一条路，你才摸着真实的基督教，这才真的叫作造就。你如果只知道听道，今天你听过了一篇道，到下个主日你又去聚会，刚刚好又遇见这个弟兄，又听见他讲这一篇道，你就有点不耐烦，你就想走。你觉得同样的道只要听一次就够了。你以为基督教是道理，你是把道理装在脑子里。但是你要知道，造就不是道理的问题，是灵的问题。那个弟兄上一次在那里讲的时候，如果他的灵出来，把你整个人摸一下，碰一下，你就好像被他洗过一下，你就得了苏醒。你下一次又去，这个弟兄的灵又出来，你又在那里得着帮助。尽管题目是旧的题目，道理是旧的道理，但是他的灵又出来一下，你就又得着一次洁净，像被水洗过一样。我们要记得，造就就是灵和灵的接触，不是思想的增加。造就就是灵和灵的事，不是一个外面的人给你得着了多少道理，给你得着了多少教训。一切的教训，一切的道理，如果不是有灵的接触，那个教训，那个道理，我们只能说它是死的。

你外面的人被破碎之后，你就变作容易得着造就的人，你所得着的造就就会很多。有人来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能从他身上得着造就。一个罪人来寻求主，你和他一同祷告，你也得着造就。一个弟兄大错，主叫你和他讲很重的话，责备的话，你摸着他的灵出来，你又得

着造就。你能得着许多方面的造就，你能得着许多方面的供应，你觉得整个身体都在供应你这个肢体。无论那一个肢体都能供应你，无论怎样你都是得着。你成了能穀接受的人，全教会都是你的供应。这是何等的丰富！你就真的能说元首的丰富是身体的丰富，身体的丰富是我的丰富。这与思想和道理的增加是何等的不同，这一个不同是太大的不同。

一个人得着的帮助越多，得着的帮助越广，就越证明他是破碎的人。一个难以得到帮助的人，并不是他比别人更聪明，而是证明他外面的壳子比别人更硬，所以甚么都不能吸引他。主如果怜悯他，把他这个人打破，重重的打破，多方的打破，到了有一天，他就能得着全教会的供应。我们要问自己，我们能不能得着别人的供应？你如果是有硬壳子的人，就当圣灵从别的弟兄身上出来的时候，你不会遇见灵。你若被神打碎，只要人的灵一动，你就得着帮助。虽然细微得很，但不是细微不细微的问题，是遇见不遇见的问题。就是这个灵的遇见你叫你得着苏醒，得着造就。所以，弟兄姊妹们，千万要看见这个外面的人的被拆毁，乃是在神面前到底能不能得着帮助，到底能不能得着造就，到底能不能作工的基本条件。

灵里的交通

交通不是思想和思想的交通，交通不是意见和意见的调和，交通乃是灵和灵的接触。我们的灵摸着别的弟兄的灵，灵的接触是交通。所以只有当我们在主面前蒙怜悯，把我们外面的壳子打破，把我们外面的人拆毁了，我们的灵才得出去，才能摸着弟兄姊妹的灵。从那一天起，我们才开始明白圣徒的交通，从那一天起，我们才开始明白圣经里为甚么说灵里的交通，才开始明白交通是灵里的交通，不是彼此看法的交通，灵里有交通，就能有同心的祷告。多少人的祷告是用头祷告，这样就难以寻到同心的人，因为要找到人的头和他的头相同的话，也许跑遍天下都没有。事实上交通乃是在灵里有交通。一切得着重生有圣灵住在里面的人和我们都能有交通。如果让神把拦阻除掉，把我们外面的人拆掉，就我们的灵是打开为着所有的人。我们的灵能打开接纳任何弟兄的灵，我们的灵能被任何弟兄的灵摸着，我们的灵也能摸着任何弟兄的灵。我们能摸着基督的身体，我们也就是基督的身体，我们的灵就是基督的身体。诗篇四十二篇七节说，深处与深处响应（“深渊”也可译作“深处”），深处的的确确是在呼喊深处。你里面的深处在那里呼喊，盼望能摸着我的深处；我里面的深处也在那里呼喊，盼望能摸着全教会的深处。这是深处和深处的交通，深处和深处的呼喊，深处和深处的响应。如果我们外面的人被拆毁，里面的人能出来，我们就能摸着教会的灵，我们就能在主面前作比较有用的人。

不能效法

我们所题起的外面的人的拆毁，只有圣灵能作，人不能效法，效法没有用。我们说人要变作一个柔软的人，但并不是劝人从明天起就去作一个柔软的人。你如果这样去作，有一天你要看见，你自己所造出来的柔软也要拆毁。人自己造作的柔软没有用，必须是圣灵工作结果的柔软才有用。一切在我们身上的成功，不是靠着我们，乃是靠着圣灵。只圣灵知道我们的需要，祂在环境里替我们安排遭遇，祂在那里替我们拆毁。

我们的责任乃是求神给一点光，叫我们能知道，能承认圣灵的手，能作一个服在神大能手下的人，承认祂所作的都是对的。我们不要作一个蒙昧无知的骡马，我们情愿把自己交给主拆毁，我们情愿接受主的工作。你把自己交在主大能的手下，你就要看见，这个工作也许前五年前十年已经开始了，可是在这五年十年中，在你身上没有显出果效。今天你将自己交在主手里说，“主，我从前好像瞎子，你要从那里带领我，我不知道，你要把我带到那里，我也不知道。今天我知道你要拆毁我，今天我把你交给你。”这样，也许前五十年没有结果的，今天要有结果。主在你身上能拆掉许许多多已往你所不知道的东西。有了这些拆毁之后，你就在那里不骄傲，你就在那里不自爱，你就在那里不高抬自己。这个拆毁，叫你的灵得着自由，叫你的灵能出来，叫你变成有用。到了这个日子，你才能使用灵。

在这里附带要题起两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是：外面的人的破碎需要圣灵的工作，用不着自己去效法，那么，我明明知道有一个活动是出于肉体的，还是我自己去阻止它活动呢，还是等候圣灵来打破，或者等候大的光照，我一点也不去约束它？

关于这一个问题，我们是这样看：所有肉体的动作，我们都应该停止它。这和装作不同。今天我要骄傲，我拒绝我的骄傲，但是我不装作谦卑。今天我要发脾气骂人，我拒绝发脾气，但是我不装作温柔的样子。停止是停止消极方面的，装作是装作积极方面的。如果消极的方面要爬起来，我就在那里拒绝它，不放松它，但是我绝不装作积极的方面。骄傲是消极的，我要对付它；谦卑是积极的，我不能模仿它。比方你这个人本来是顶刚硬的，声音是硬的，态度是硬的，今天你受对付拒绝这个硬，但你并不装作温柔。所以你所认识的一切肉体的活动和行为，你要停止它，但是积极方面的美德，你不用效法来得着，你可以将自己交给主说，“主，我不用力量去效法，我仰望你作工。”你看见神就在那里拆毁，神就在那里建立。

外面的效法，不是神作的，乃是人自己作的。所以凡是追求的人，要从里面学，不要从外面效法。要让神从你的里面作成了，而在你的外面彰显。凡是人在外面作的，都不是真的，人造出来的都要拆毁。一个人有了假冒的东西，不只别人会受欺骗，连他自己也会受欺骗。我们外面的模仿一多，造作一多，结果我们就相信自己是这样的人。有一天，你就是指明给他看，这不是真的，要除去，但他自己都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。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在外表上效法，作人还是自然一点的好，让神在我们身上建立。我们简简单单的作一个自然的人，我们不在外面模仿、效法，而是天天盼望主将我们所该有的美德加在我们身上。

第二个问题是：有的人在他天然方面也有一些美德，比如说温柔罢，有的人天然就是温柔的，这样，从天然而来的温柔与从管治而来的温柔有甚么分别呢？

关于这一个问题，我们可以题起两点。第一，所有天然的东西都是独立的，都不需要灵和它联络在一起。从圣灵管治而来的东西，是受灵的支配的，灵动它才动，灵不动它就不动。天然的温柔也会成为灵的拦阻，而一切拦阻灵的都是刚硬的。换句话说，我天然的温柔都会变作刚硬。一个人如果天然就是温柔的，他那个温柔是独立的，是他自己温柔。假定

说，主需要他站起来说两句重话，他天然的温柔就能变作拦阻，他会说，“唉！这个我作不来，我一生一世都没有说过这样的话，这话只好请别人来说，我不能。”你就看见，他天然的温柔，不能受灵的管辖。任何出乎天然的东西都是有它自己的意志的，都是刚硬的，都是它作它的，灵没有法子用它。从破碎而来的温柔就完全两样，那一种的温柔是灵所能用的，它没有抵挡，没有反对，也没有一点意见，它完全受灵的管辖。

第二，一个天然温柔的人，你顺着他的意志的时候，他是温柔的，你要他作他所不愿意作的事，摸着他所不乐意的事的时候，他就不温柔了。所以人一切天然的美德都不能叫他舍己，人一切天然的美德都是给他利用来建立他自己的。这是一定的，所有天然的美德，不只是温柔，每一件都是给他本人用来建立自己的。所以，甚么时候摸着他的自己，他所有的美德就都不见了。天然温柔的人，你一摸着他那个命根的时候，他就温柔不来。甚么时候摸着一件事是他所不愿意的，他那个谦卑就没有了，他那个温柔就没有了，他甚么都没有了。从管治而来的美德就完全两样。乃是你的自己被拆毁了，才有那些美德。甚么时候神在那里拆毁你的自己，你那个美德反而出来。你的自己越受伤，你就越温柔。天然的美德和圣灵的果子是有基本上的不同的。

应当刚强

外面的人必须被拆毁，这一个，我们没有法子装作，也没有别的东西可以代替。我们必须服在神大能的手下，接受祂在我们身上的对付。外面的人一被拆毁，里面的人就刚强。也有少数的人外面的人虽被拆毁，里面的人还不刚强。但是里面的人是应当刚强的。如果你外面的人被拆毁了，而里面的人还不刚强，你就不是要去祷告求刚强，你乃是要说，“我要刚强。”圣经是命令我们“应当刚强。”顶奇妙的事就是，你外面的人一被拆毁，你说刚强就刚强，你要刚强就刚强，你定规刚强就刚强，你试试看，你在那里说我要这样，就是这样。外面的人的问题一解决，刚强的问题也解决了。要刚强，就刚强，必定刚强。从今天起，谁也不能拦阻你。就是你要一下，定规一下，就是这么一下，奇妙的事就发生。主说“要刚强。”你说，靠着主你要刚强，就是这样，你刚强了。

外面的人必须被拆毁，里面的人才能自由，这是学习事奉神的基本的路。